握蘭軒隨筆

劉氏遺著

養龢軒隨筆

困學紀聞參注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握蘭軒隨筆

陳森著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握蘭軒隨筆卷上

清　秀水卜陳彝簡甫著

易

田何傳易授丁寬。丁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讎、東海孟喜、琅琊梁邱賀。由是有施孟梁邱之學。又東郡京房授易於梁國焦延壽。別爲京氏學。又有東萊費直傳易授琅琊王橫。爲費氏學。本以古字號古文易。又沛人高相傳易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爲高氏學。毋將姓。施孟梁邱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費高二家未得立。

尚書

濟南伏生傳尚書。授濟南張生及千乘歐陽生。歐授同郡倪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爲尚書歐陽氏學。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氏學。勝傳從兄子建。建別爲小夏侯氏學。三家皆立博士。又魯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姓都尉名朝。朝授膠東庸譚。爲尚書古文學。

詩

魯人申公受詩于浮邱伯。爲作訓詁。是爲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爲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爲韓詩。趙人毛萇傳詩。是爲毛詩。

禮

魯高唐堂生。漢興傳禮十七篇。後瑕邱蕭奮以授同郡后蒼。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聖、沛人慶普。於是德爲大戴禮。聖爲小戴禮。普爲慶氏禮。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經。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

春秋

齊胡毋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平嬴公。嬴公授東海孟卿。卿授魯人眭宏。宏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彭祖爲春秋嚴氏學。安樂爲春秋顏氏學。又瑕邱江公傳穀梁春秋。梁太傅賈誼爲春秋左氏傳訓詁。授趙人貫公。何休、字邵公。得公羊本意。著公羊墨守。言其義不可攻。如墨翟之守城也。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鄭元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我室。操我矛以伐我乎。

五禮、

吉、凶、軍、賓、嘉也。尚書類于上帝。吉禮也。如喪考妣。凶禮也。羣侯四朝。賓禮也。命禹徂征。軍禮也。女于時。嘉禮也。

人時

書敬授人時。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稷。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菽。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也。天子視四星之中。知民緩急。故云。

九鼎

禹鑄九鼎。象九州。凡山水百物皆備。秦昭王取九鼎。一飛入泗水。餘八入於秦。

印信

秦以前民皆得以金玉爲印。龍虎鈕惟其所好。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羣臣莫敢用。

北戶

日南之地日色南照。故開北戶以向日。

裋褐

褐以毛毳織之。若馬之衣。或以褐編衣也。裋一音豎。謂褐布豎裁爲勞役之衣。短而且狹也。今用短褐字。恐誤裋爲短。

百二

得百中之二焉。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齊得十二。亦如之。

鐘

漢書容六石四斗。史記云。鐘致一石。未知孰是。

蕚路藍縷

蕚路、柴車。素、大輅也。藍縷、言衣敝壞。其縷藍藍然也。

薄曲

周勃以織薄曲爲生。謂織蠶薄爲生業。蠶薄、卽今蠶簾也。

掃除竈上

李斯言秦欲幷天下。若炊婦掃除竈上之不淨。不足爲難也。

碌碌

碌碌、多石貌。又因人成事。通作鹿鹿。又作㝡㝡、陸陸、六六。音義竝同。

顏甲

進士王光遠干索。豪橫無厭。或遭笞辱。亦不愧恥。時人語曰。光遠慚顏。厚於十重鐵甲也。

足下

介子推不出。晉文公焚林求之。推抱木而死。公撫之甚哀。後伐木製履。每俯視則流涕悲乎足下。足下之名自此起。

銀鹿

顏峴家僮名銀鹿。後事魯公終其身。今使人因名爲銀鹿。

青蚨

青蚨似蟬而稍大。生草閒。如蠶。取其子。母卽飛來。以母血塗八十一文。以子血塗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子錢。或先母錢。皆復飛歸。輪還往來無已。故號錢曰青蚨。

行李

左傳云行李之往來。注云行李、使人也。今人以行裝爲行李。非也。當作行使解。舊文孛字。疑訛爲李字。孛與悖同。

改國字

唐武則天好改新字。有言國中著或字。或者惑也。乞以武鎮之。乃改或作武。復有言武在口中。與囚何異。乃改作王字。

金榜

崔紹暴卒復生。云見冥門列榜。人間姓名。將相列金榜。其次銀榜。州縣小吏竝列鐵榜。故至今凡登科榜。名爲金榜題名。

乾沒

漢書注云。得利曰乾。失利曰沒。非也。此與陸沈之義同。

闌干

王元景使梁。劉孝綽送之。泣下。元景無淚。謝曰。卿勿怪我。別後當闌干。

門神

歲旦繪二神帖于門之左右。俗說門神。通名也。蓋在左曰神荼。右曰鬱壘。

鶴田

許氏家傳。孫太白山人寓南屏山。蓄鶴一。九杞先生入田數畝。額粟若干石。每歲輸以供鶴粮。謂之鶴田。

非錢不行

唐鄭愔爲吏部侍郎。黨選。貪贓不法。引銓日。有選人以百錢繫靴帶。行步有聲。愔見而問之。對曰。當今之選。非錢不行。

愼名與器

史記愼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今人用作惟恐愼之訛。

正月音政

正月、始月、端月也。本讀作上聲。秦避始皇諱。讀改平聲爲征。

荆楚

楚稱荆者。以避秦莊襄王諱也。王諱子楚。

唐晉

唐叔虞封于唐。唐叔子燮是爲晉侯。以南有晉水。故改焉。

東道主

晉秦圍鄭。鄭恐。閒令使。謂秦繆公亡鄭。秦厚晉。秦不爲利。君何不解。鄭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供其困乏。

鄭在秦東。故云。恐未可概用。漢光武謂鄧晨曰。以十郡爲我北道主人。概用之誤可見。

敗乃公事

漢高帝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敗字作一頓。乃公事作一句。乃公、高帝自謂也。公下添一之字。更見明白。

孫武孫臏

孫武子者、齊人。事吳王闔閭爲將。作兵法十三篇。以吳王愛姬作隊長。教戰死吳。顯名諸侯。孫子力也。孫臏、武裔也。與龐涓共學鬼谷子。涓自知不如臏。爲魏將。召臏。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後臏殺死涓于馬陵大樹下。則顯是兩人。

堅白異同

公孫龍爲堅白異同之論。汝南有龍淵。水可用淬刀劍。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爲堅也。白所以爲利也。或辨之曰。白所以爲不堅。黃所以爲不利。則異同矣。

趙高

趙高、趙疏族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蓋高父犯宮刑。妻子沒爲奴婢。妻後野合生高等。皆承趙姓。並宮之。故云兄弟生於隱宮。

徐市音福

徐市近誤以市爲市。又改市爲福。市欲避秦始皇暴。假求神仙名。入海。選童男女各五百人。百工技藝。無

不備具。資秦立國海外。卽今日本國也。迄今尙多古文書。

不識紇字

臧紇、叔梁紇。音呼。而世多呼爲核。唐蕭穎士聞人誤呼武仲名。因曰紇字也不識。今呼瞎。愈誤矣。

睢陽忠烈

賊圍睢陽危甚。張巡遣南霽雲乞師于賀蘭進明。不與。斷一指。同行部將王扞。亦斷一指。先死。睢陽史獨不志。忠烈泯滅。惜哉。

南漢

按廣州府劉王冢磚。有景定辛巳之號。則劉隱亦有年號。史佚之耳。

北漢

後漢劉閔。知遠弟。其子湘陰公斌爲漢嗣。尋廢之。爲周郭威所殺。閔遂卽位於太原。此以父繼子也。

五馬渡江音紅

晉五馬。琅琊王司馬睿、彭城王司馬釋、一曰釋。西陽王司馬羕、汝南王司馬祐、南頓王司馬宗。今止記四馬。以彭城王最先亡。故也。洛中童謠曰。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

素王

孔子稱素王。近讀帝王之王。平聲。不知此王字。當讀作去聲。

改根爲銀

韓昶。文公愈之子。雖教有義方。而性頗闇劣。嘗爲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而昶以爲誤。悉改根爲銀。後除拾遺。坐此字罷。

堯九男

堯娶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皆不肖也。

焚廩

史記。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　通史云。瞍使舜滌廩。舜告二女。二女曰。時其焚汝。鵲汝衣裳。烏工往。舜既登廩。得免去也。　列女傳。二女教舜烏工。上廩以兩笠自扞。有似烏翅而輕下。得不損傷。

浚井

通史云。舜穿井又告二女。二女曰。去汝裳衣。龍工往。入井。瞽瞍與象下土實井。舜從他井出也。　括地志云。舜井在嬀州懷戎縣西外城中。其西又有一井。竝舜井也。

羿浞

帝相被篡。歷羿浞二世四十年。而本紀不記。此馬遷疏略也。　寒浞殺羿於桃梧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殺於窮門。浞遂代夏。襲有窮之號。因羿之室生奡及殪。

放桀

淮南子。湯放桀於歷山。桀與妹喜同舟浮江。南奔南巢之山而死。

五遷

湯自南亳遷西亳。仲下遷敖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盤庚渡河南。居西亳。是爲五遷。

啓紂嫡庶

世云啓與紂異母。啓長而庶生。紂次而嫡出。　呂氏春秋言。母當生啓時。猶未正立。及生紂時。始立爲妃。故啓大而庶。紂小而嫡。鄭元亦云同母。

太伯

太伯奔吳。所居城在蘇州北五十里。常州無錫縣界梅里村。其城冢可考。

文武

大戴禮云。文王十五歲而生武王。則武王少文王十四歲矣。禮記文王世子篇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按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八十四卽位。至九十三崩。武王已滿十年。書言十三年伐紂者。續文王受命年欲明其卒父業也。

西東周君

世本。西周桓公名揭。居河南。東周惠公名班。居洛陽。

柳下惠

論語註。柳下、食邑名。孟子註。居柳下。趙岐註孟子云。柳下是號。按食邑見左傳孔疏。居柳下。見莊子註。然總不知出何書。且魯地並無柳下邑里之名。又按趙岐此註。柳下惠姓展名禽。字季。柳下是其號。亦似有誤。據柳下氏展。係公子展之後。名獲。見國語。字禽見左傳。又字季。見國策。莊子曰。謚惠。見列女傳。是禽與季皆是字。而趙岐以禽爲名。季爲字。是名字且誤。何況其號。左傳孔疏。季五十字。禽二十字。

捲白波

古有酒令名捲白波。起於東漢初。擒白波賊如席捲。故酒席言之以快人意耳。

宦海

仙傳拾遺。有道士謂顏眞卿奇骨可度世。不然必沈宦海。

握蘭軒隨筆卷下

營衞

黃帝以師爲營衞。環繞軍兵爲營以自衞。今轅門卽其遺象。正義。軍行以車爲陣。轅相向爲門。故云。

九夷

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

異類感人

仇愈字徽猷。自言頃年爲東州一邑宰。晨起視事。方受牒訴。有鸛雀翔舞庭下。驅馳久之。方去。明日復來。仇異之。遣一吏跡所止。出城數里。見一大樹。鸛雀止其上。有巢焉。數子啁啾其中。下有數人。持鋸斧繩索。將伐之。吏止。引其人見仇。問所値曰五千。仇以己錢如數付之。戒勿伐。鸛雀異類也。其若有求于廉吏也如此。

茶名

一曰茶。二曰檟。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楊雄注云。蜀西南謂茶曰蔎。郭璞云。早取爲茶。晚爲茗。又爲荈。

三徑

近世多謂淵明故事。讀楊誠齋詩云。三徑初開自蔣卿。再開三徑是淵明。誠齋奄有三三徑。一徑花開一

徑行。則知三徑之開。淵明其後也。考蔣詡竹下開三徑。惟故人求仲羊仲從之游耳。

滑稽

滑、亂也。稽、同也。謂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能亂異同也。　一云滑稽酒器。可轉注吐酒不已。以言俳優之人。出口成章。詞不窮竭。如滑稽之吐酒不已也。

眠兒歌

歌內翰所作文字。名目至廣。唐學士撰宮中眠兒歌。卽是今之剃彌月頭文。

丈人

丈人、本父友之號。不必婦翁。漢書匈奴傳。天子我丈人行。唐人尤喜稱之。杜子美上韋左丞詩曰。丈人試靜聽。不聞子美之妻爲韋氏也。如此者甚多。柳子厚記。先友韓退之。其一也。至與之書。乃稱退之十八丈友。而字之者。以其齒相近乎。近歲之俗。不問行輩年齒。泛相稱必曰丈。不知起自何人。而舉世從之耶。

屬稾

舊說歐陽公雖作一二字小簡。亦必屬稾。其不輕易如是。然今集中所見。乃明白平易。反若未嘗經意者。而自然爾雅。非常人所及。東坡大抵相類。初不過爲文采也。

商均

舜妃娥皇女英。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

瞽瞍

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瞍。瞍亦無目之稱也。孔安國。

響卜

王建集有鏡聽詞。謂懷鏡于通衢開。聽往來之言以占休咎。近世人懷杓（今謂打瓢）以聽。亦猶是也。又有無所懷而直以耳聽之。謂之響卜。蓋以有心聽無心耳。往往而驗。曾叔夏尚書應舉時。方待省榜。元夕與友生偕出。至御街。有士人緩步大言。誦東坡謝表曰。彈冠結綬。共欣千載之逢。曾聞之喜。遂疾行。其友生後至。則聞曰掩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是歲曾登科。而友生被黜。

微仲

微子名開。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禮記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鄭元曰。微子嫡子死。立其弟衍。

顚倒祖孫父字

曾西卽曾申。本曾子之子。而孟子註曰曾子孫。虞仲論語註曰卽仲雍。曾西爲曾子之孫。朱子明是誤註。至泰伯仲雍。同竄荊蠻。仲雍繼太伯爲君。是爲商諸侯。武王得天下。大封同姓。以仲雍之孫名周章者。封爲吳。繼太伯之後。而以周章之弟名中者。封之于虞。繼仲雍之後。是爲虞仲。謂中爲仲也。此朱註顚倒祖孫父子處。

顚倒弟兄

子糾是兄。小白是弟。而朱註曰小白兄而子糾弟。明是誤註。至管叔兄周公弟。孟子明言之矣。史記世家。亦曰一伯邑考、二武王發、三管叔鮮、四周公旦。獨趙岐註則曰周公。以爲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以爲周公兄也。故望之。爲兄爲弟。總不可定。

句吳

吳、國號。句字。乃吳人發語氣也。

中秋翫月

不知起何時。考古人賦詩。則始于杜子美。而戎昱登樓望月。冷朝陽與空上人宿華嚴寺對月。陳羽鶴鑑湖望月。張南史和崔中丞望月。武元衡錦樓望月。皆在中秋。則自杜子美以班班形於篇什前乎子美。想已然也。第以賦詠不著見於世耳。江左如梁元帝江上望月。朱超舟中望月。庾肩吾望月。而其子亦有船中望月。唐太宗遼城望月。雖各有詩。而皆非爲中秋宴賞作也。然則翫月盛于中秋。其在開元以後乎。

上元張燈

按唐名儒沿襲漢武祠太乙。自昏至旦故事。梁簡文帝有列燈賦。陳後主有光璧殿遙詠燈山詩。唐明皇開元初。東都設燈。文宗開成中設燈。迎三宮太后。是則唐以前歲不常設。宋太宗三元不禁夜。上元御端門。中元下元御東華門。其後罷中下二元。上元觀遊之盛。冠于前代矣。

敗越夫椒

夫椒、在吳郡吳縣。太湖中椒山是也。

同姓名

漢有兩韓信。唐有兩韓翃固已。政和間常子然、謝任伯、江子武、同訪晁伯宇。及晁叔用于昭德之第。因觀梁蕭子顯古今同姓名錄。見有王敦四。王莽二。董卓三。子武曰。本朝有兩　在太宗時見登科記。官不甚顯。叔用曰。以此諸人聚於一時則奈何。伯宇曰無害。我此有九張良足以制之。座上無不大笑。子房至有九人。同其姓名。而世莫知。可見今人讀書比古人少也。

青脣

元豐間。三韓入使在四明唱和詩。奏到御前。其詩序有慚非白雪之詞。敢効青脣之唱之句。神宗問青脣事。近臣皆不知。因薦趙元考彥若對曰。在某小說中。然君臣間難言也。容臣寫本上進。上覽之。止是夫婦相酬答之言語耳。不肯面對者。在君父前宜其恭謹如此。

重耳

重耳出亡十九年。入國時年六十二矣。

伯夷叔齊

孤竹君之子姓墨胎氏。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夷、齊、謚也。

孔子母

孔子父叔梁紇娶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病足。乃求婚於顏氏徵在。史記云。紇與顏氏野合而生孔子。按男女婚姻過期爲野合。時紇年六十四歲。求婚顏氏故云。

騬桑餓人

史記餓人。示眯明也。注音示眯爲祈彌。卽左傳之提彌明。據左氏桑下餓人是靈輒。其示眯明。是嗾獒者也。當以左傳爲是。

狀元之誤

按狀元之目。始自辟召。而宋朝科舉取士之法。合以省試正奏第一名當之。今呼廷試第一名爲狀元。非也。宋元祐間。潞公在朝。因馬涓來謝。嘗言其事。自此人莫不知而莫敢能改也。

石炭

不知始自何時。熙甯間初到京師。東坡作石炭行一首。言以治鐵作兵器甚精。亦不言始於何時。觀前漢書地里志。豫章郡出石可然爲薪。隋王邵論火事。其中有石炭二字。則知石炭用于世久矣。

百家姓

百家姓相傳宋人作。故首趙。攷南雍志。有唐虞世南百家姓一卷。

僞書

毛漸僞三墳。張昇僞元命苞。孫定僞關尹子。阮逸僞元經。宋咸僞孔叢子。徐靈府僞文中子。戴師愈僞麻

衣子。袁康僞吳越春秋。明崑山王逢年僞天祿閣外史。海鹽姚士粦僞於陵子。皆不可不知也。

分水縣

分水縣分字草書。令有作聰明者。謂宜楷眞書三字立邑中。惡民殺人者甚衆。以分爲入刀也。

阿字

稽古小字多冠以阿字。如阿瞞、阿戎、阿咸、阿虎等。不可枚舉。卽世俗稱呼阿父、阿母、阿哥、阿弟、阿叔、阿伯、阿姊、阿妹、阿壻、阿姨、阿官等。亦未可僕數。此是何義。蓋大約發語之辭。南北東西。同有此音耳。

打字

打字概用如打鑼、打鼓、打稻、打米、打刀、打槍。對陣謂之打帳。兩人相博。謂之打拳。打對之類。此用力之辭。打字何疑。若沽酒謂之打酒。頓頭飲食謂之打尖。僧家化齋供。謂之打飯。取水謂之打水。假寐謂之打睡。驚擾其家謂之打攪。束縛行李謂之打包裹。預爲料理謂之打點。曲折筭計謂之打筭。學習戲曲謂之打戲。聚集徒衆謂之打鬧。堆聚貨物謂之打堆。又打傘、打糧、打聽、打扮之類。俱非用力之辭。何以概用打字。偶閱歐陽修歸田錄云。打字從手從丁。義音滴然。亦用力擊物之意。此殆語言之訛耳。

辨玉字之誤

玉字點在下畫之上者。音獄。凡珠玉之玉。竝讀獄。點在中畫之上者音粟。玉工人也。如孟子必使玉人雕琢之玉。常讀作粟字。今人概以玉字讀之。恐未辨其形。亦未究其字義耳。

武后改造十二字

照爲曌。天爲丕。地爲埊。日爲㊀。月爲匜。星爲〇。君爲圊。臣爲恧。載爲夐。初爲凰。年爲秊。正爲㐀。

開阡陌

朱子曰。阡陌便是井田。一橫一直。如遂上有塗便是陌。洫上有路便是阡。自阡陌之外有地。則又開在那裏。先王所以如此者。乃是要正經界。恐人侵占。今遇可作田處便作田。更不要整齊。開字乃開懇之開。

文馬

文馬裝飾。其馬使有文采。又畫馬也。

投刺正字

凡投刺開面頁。古用正字。張居正爲相時。避其諱粘簽。後相沿用簽。非是。

勿勿不及草

草書有繩尺。所以爲難。張芝善草。與人書竝作楷。末云勿勿不及草。以草爲難故耳。

綱巾

明太祖微行至神樂觀。見一道士於窗下。結綱巾。問曰此何物。對曰此綱巾也。用以裹頭上。則萬髮皆齊。上明日召道士。命爲道官。取所結綱巾十三頂。頒示十三省布政司。使人無貴賤。皆首裹綱巾。遂爲定制。

智永千字文

智永禪師眞草千字文八百本。居長安西明寺所書。律召調陽。其義以閏餘對律召。乃爲眞本。俗稱律呂者誤。亦非眞本。

角頁之戲

宋江爲寇。東昌太守張叔夜招安文榜曰。拏獲宋江者賞萬萬貫。雙執花紅。拏獲李進義者賞百萬貫。雙執花紅。餘遞減賞貫至二十貫一貫不等。單執花紅及簪花乂不同。故角頁者得之以爲采。

技擊蒼頭

長于技而能擊刺者。蒼頭、謂以青巾裹頭以異于家也。

士伍

嘗有爵而以罪奪爵。皆稱士伍。

築長城

邱濬曰。長城之築非始于始皇。自昭王時已築於隴西。趙自代王亦築于陰山下。

枝梧

枝梧、今作支吾。小柱爲枝。邪柱爲梧。雖有所抵而不能抵當也。

亭長

漢高爲泗水亭長。卽今所謂里長也。民有爭訟。吏留平辨得成其政。又催輸錢糧。

頭會箕斂

以家之人頭數出穀而以箕斂之。出史記張耳陳餘傳。

占夢經

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萬羣。帝寤而嘆曰。風爲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后在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執千鈞之弩。異力者也。驅羊萬羣。能牧民爲善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哉。於是依二占求之。得風后於海隅。登以爲相。得牧力于大澤。進以爲將。因著占夢經十一卷。

秦檜

檜母王氏。外祖王本。延邑人汪伯彥爲子師。檜及弟棣皆師之。王公家庖甚儉。二秦苦之。兄弟相聯句。小秦曰。黃倉米飯莫言更。兼齋汁相煎。大秦云。若賈舌頭輪劍。紫茄肚裏行拳。挾勢逞威。當幼時已見之矣。

半臂紫

唐明皇欲廢王后。后曰。三郎記得當年脫半臂紫。令阿忠更一斗麪。爲生日作湯餅耶。明皇惻然。遂得不廢。阿忠。后父也。

死罪

東中死罪二字。非無謂也。晉宋兵革之閒。禁書疏。非弔喪問疾。不得行尺素。故羲之作柬。每首云死罪死罪也。

劉氏遺著

劉禧延撰

本館據滂喜齋叢書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劉氏遺著

劉氏遺箸敍

亡友劉辰孫明經。工詩詞。善畫。喜談金石。而尤精於音韵之學。桂林龍翰臣方伯。箸古韵通說一書。其門下士興縣薛覲唐中丞。備兵蘇松時謀刻之。而屬校於明經。龍氏之書。原本顧氏炎武、江氏永、段氏玉裁、諸家之論而折其衷。自謂集古韵之學之大成。而明經指其疏舛。別爲札記一卷附後。中丞以眎臨川李小湖廷尉。廷尉讀札記、獨歎爲絕倫。則明經之韵學可知也。先是予屢勸明經箸書。明經執前人箸書忌早之說。必俟年逾六十。乃遭亂流離。旅殁上海。惜哉。身後搜諸其家。得中州切音譜贅論一册。爲度曲家正譌。予不嫻詞曲。姑置之。別得袁軒瑣綴若干條。及他有關韵家之文。刻爲劉氏碎金十年矣。長洲潘麐生博士。今詞曲家也。亦與辰孫善。曾錄切音贅論副本藏之。光緒癸未。博士族弟伯寅尚書。奉諱旋里。方有叢書之刻。取劉氏碎金切音贅論。及予向藏其雜文數首。統名曰劉氏遺箸。付諸梓人。問序於予。予謂文人窮而在下。無所事則思箸書。以垂後世。而身殁未幾。飽於蠹腹。墮於績筐者比比也。即不然得一二後死校而刊之。而一卷兩卷之書。勢亦不能行遠。必合數十人之箸作。都爲一大部。則傳世較易。此叢書之刻。所以有功於闡幽尤大也。雖九京不作。而長逝者魂魄。當有感而隕涕者矣。蠡隱老人雷浚。時在癸未十月。年七十。

劉氏遺箸

清　吳縣　劉禧延撰

古人聲音文字。相因而生。後代流變。漸有岐異。執今音以徵古訓。猶之拘隸變而論篆籀。其不合者多矣。因其不合。遂舉古人有韻之文。但謂之通叶。又或專據古人韻緩之說以自安。使古人誠不務諧暢何取用韻。循而求之。條理固自秩然也。古音自亭林顧氏始大暢厥指。後如愼修江氏懋堂段氏分析諸部。遞益嚴密。近諸攷古家互有移併。然或過於求密致失之拘。甚至古人用韻。有不合其部分者。輒略而弗言以曲全已說。始固由經典以求古音。究將執其所謂古音以局古人。此特自爲一家之說。於古人未必盡合也。且論古音者多言音轉。或概以雙聲例之。然古人音轉。其清濁輕重。頗與今異。說文。東、動也。錢宮詹謂古人讀動如董。周禮注。震動作振。董。東動同聲爲訓。又毒厚也。段大令謂毒與笠篤同音通用。書微子天毒降災。史記作天篤。漢書張騫傳。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鄧展曰。毒音篤。李奇曰。一名天篤。古今人表簡狄作簡逷。師古曰。逷吐歷反。是古人通讀定母作端母音。伏與偪通。此錢氏所謂輕脣音古讀重脣也。攷工記不伏其轅注。故書伏作偪。書於變時雍。後漢孔宙碑作於卞。方讀作旁。如方鳩、說文作旁逑。方旌、新序作旁旌。是。非母讀邦母。又與竝母通。說文剡齊斷也。士喪禮馬不齊髦注。齊、翦也。齊翦同聲爲訓。周禮注不踐其類。踐音翦。禮記弗身踐也。踐讀爲翦。論語無所取材。鄭云。一說材讀曰哉。漢書兒寬傳統楫羣元。臣瓚曰。楫當作輯。師古曰。輯楫與集。三字竝同。虞書楫五瑞是也。劉屈氂傳又發輯濯。士元后傳輯濯、越歌皆以輯濯爲楫櫂。是古人通讀從母如精母音。說文曰。回也。象形兼聲訓。韓非子自營曰厶。亦作自環。營謂

同繞之也。又劉向傳營或耳目。毛詩聊樂我員。韓詩員作魂。說文沄讀若混。沄沄或作渾渾。是古人匣喻二母無別。漢書賈誼傳大譴大何。師古曰。何、問也。蓋卽訶問之訶。是匣母又或作曉母讀也。夫不辨本音之轉。懸揣而言雙聲。固無足據。若泥等韻字母所分別。以定古人音轉。又必有扞格不相入者。桂林龍翰臣方伯纂古韻通說。薈萃諸家。衷於一是。義例精詳。嚴其所以分。而終表其所以合。不爲傅會。亦不涉拘墟。自謂古韻之學之大成。非過論也。廉訪薛覲唐先生。爲方伯門下士。謬聞禧延粗攷聲音之學。妄以讎校。妄憑肊見。隨筆條綴。間有辨疑。聊相參證。去其繁瑣者通存若干條。別爲札記。附錄卷末。自知疏謬正多。尙期博雅君子教正之。咸豐九年秋八月。古韻通說跋。

垂詢聲韻之學。僕一知半解。未必有當於大雅。犅就所見言之。舊韻分析爲部二百有六。自有條理。後來併省乃多未妥。至通韻之說。竊以爲用者每每岐誤。曾見國初人陽唐韻中。有用城字作長字音者。不知城字不可入陽唐。非如明行京橫庚之古音。若茫行姜黃岡也。此類尙多。姑舉數字論之。見顧亭林先生詩。陽韻通古。則無一誤。故僕以爲不明古音。不得輕用。非謂古詩不可用通韻也。雨露係通部疊韻非雙聲。雙聲皆同母。亂離消息之類是也。蕪沒則類隔雙聲。蕪方言讀如模。與沒如一母。不律之爲筆。蒺藜之爲茨。不與筆雙聲。律與筆疊韻。蒺與茨雙聲。藜與茨疊韻。衕衕爲衖亦然。衕卽巷字。古音巷如鬨。俗音誤衕爲弄矣。反切者。上字取雙聲。下字取疊

韻。兩字切而成音。如上所云可推也。方隅之見。敢質高明。或不以爲大謬歟。答袁春巢書。

一字數音。如善善惡惡之類。當由魏晉以來經師訓詁。就文生義定以音讀。使學者識別。因以疏明文義耳。其後展轉相承。類例繁多。古人制爲文字。初不如此瑣屑。然必重加詆訾以爲過拘。彼疏陋者又便於自匿矣。以下袁軒瑣綴。

入聲分配。論古音者一說。論今音者又一說。就古音言。經典轉讀及文字偏旁。灼然可據。就今音言。本音捷轉確如入聲。試令急讀鍾必成燭音。急讀江必成覺音。卽廣韻分部。首字音相貫者十之六。亦其明驗。大抵時代轉移。聲音必多變異。古人所讀本字既異。今人其通轉之音亦必不合。執今讀本音使入聲之通轉。如古所讀入聲。反不如本讀入聲之徑便。亦勢使然也。

漢書律歷志。乾之九三。萬物棣通。孟康曰。棣謂通意也。師古曰。棣音替。按泰亦訓通。棣音替。轉讀卽爲泰。棣通泰通一也。

禮樂志。神奄留臨須搖。晉灼曰。須搖、須臾也。搖臾聲之轉。英布傳。隃謂布何苦而反。師古曰。隃讀曰遙。趙充國傳。兵難隃度。鄭氏曰。隃、遙也。三輔言也。師古曰。隃讀曰遙。陳湯傳。踰集都賴。如淳曰。踰、遠也。遠集邪支都賴水上也。師古曰。踰讀曰遙。

楚元王傳。初高祖微時常避事。時時與賓客過其丘嫂食。應劭曰。丘、姓也。孟康曰。西方謂亡女壻爲丘壻。

丘、空也。兄亡、空有嫂也。張晏曰。丘、大也。長嫂稱也。晉灼曰。禮謂大婦爲冢婦。晉蓋以冢訓丘。師古曰。史記丘作巨。丘巨、皆大也。張晉二說。其義得之。按息夫躬傳。躬歸國未有第宅。寄居丘亭。張晏曰。丘亭、野亭名。師古曰。此說非也。丘、空也。與丘嫂訓空正同。丘空聲之轉。史記作巨。或又一義。霍去病傳。上曰。票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允之士。服虔曰。葷音熏。葷允、熏鬻也。堯時曰熏鬻。周曰獫狁。秦曰匈奴。師古曰。葷字與熏同。鬻音戈六反。按葷允、熏鬻、獫狁。實一名而聲轉耳。匈亦與熏獫音相近。

司馬相如傳。嬰姍勃窣上金隄。師古曰。嬰姍勃窣。謂行於叢薄之間也。嬰音盤。姍音先安反。窣音先忽反。又便姍嬰屑。與世殊服。師古曰。言其行步安詳。容服絕異也。便音步千反。姍音先。嬰音步結反。嬰姍勃窣便姍嬰屑。二字名疊韻。嬰勃姍窣便嬰姍屑。隔字皆雙聲。

司馬相如傳。放散畔岸驤以孱顏。師古曰。畔岸、自縱之貌也。驤、舉也。孱顏、不齊也。按字書旁視曰睥睨。與畔岸聲相近。齾齕、齒不齊也。亦從孱顏生義。若崔巍、嵯峨、嶮崟、巀嶭、崕嶫、戢嵲之類。皆聲之轉也。又槎枒參差貌。杈初加切。聲訓亦相近。

東方朔傳。卽妄爲諧語曰。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狋吽牙。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塗者漸洳徑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狋吽牙者。兩犬爭也。師古曰。

齟音側加反。又壯加反。塗音丈加反。優音一侯反。亞音烏加反。狋音五伊反。吽音五侯反。伊優亞狋吽牙竝雙聲。伊狋優吽亞牙竝疊韻。齟古音如菹。亞古音如汚。牙古音如吾。塗當讀如徒。顏注从今音讀耳。

敍傳盍孟晉以迨羣兮。服虔曰。孟、勉也。晉、進也。孟勉聲之轉。

後漢書馬援傳。更爲援制都布單衣注。東觀記都作荅。史記曰。荅布千匹。前書音義曰。荅布、白疊布也。都荅聲之轉。蓋方言之別。

方術傳。意者多迷其統取遣頗偏注。取遣。謂信不信也。按取遣猶言棄取去取耳。遣棄去皆聲之轉。

呂氏春秋。今茲美禾。來茲美麥。高誘曰。茲、年也。茲之謂年。猶言載也。載茲聲之轉。

水經注。南流枝水。右出西南入龜茲城。音屈茨也。故延城矣。龜茲一音邱慈。邱慈屈茨聲之轉。

玉篇。伴蒲滿切。侶也。又蒲旦切。詩云。無然伴換。伴換、猶跋扈也。按毛詩伴換作畔援。鄭箋畔援、猶跋扈也。

陸德明釋文援鄭音胡喚反。是鄭讀援如換。伴換跋扈聲之轉。

樂曲有昔昔鹽、阿鵲鹽、滿座鹽、歸國鹽、刮骨鹽、等名。蓋行引音訛爲鹽耳。說見容齋隨筆。今詞調有歸國謠。謠或作遙。亦鹽聲之轉。刮骨與歸國聲近。殆一名訛別爲二也。

老學菴筆記。故都里巷閒謂十爲諶。蓋語急則以平聲呼之耳。白傳詩。紅闌三百九十橋。宋文安宮詞。三十六所春宮館。則詩家亦以十爲諶矣。又世多言樂天用相字多從俗語。作思必切。如爲問長安月。如何

不相離。是也。老杜恰是春風相欺得。亦從俗聲讀乃不失律。又白詩四十著緋軍司馬。及一爲州司馬。此音司字作入聲讀。按杜牧之南朝四百八十寺。十亦作平聲。今北人讀作繩知切。唐人詩中異讀字。如樂天坐依桃葉妓。依自注烏皆反。人道最夭斜。夭自注伊邪反。歸來無淚可霑巾。可自注可紇反。咸安公主號可敦。遠爲可汗頻奏論。上可字自注胡賈反。下可字自注音克。可汗讀如克韓。當時綺季不請錢。請自注平聲。廣韻下平四十清。請疾盈切。受也。雪擺胡騰衫。胡自注音鶻。金屑琵琶槽。燕姬酌蒲桃。況對東谿野。枇杷琵蒲枇皆作入聲。今吳語蒲桃枇杷亦作入聲。李長吉請上琵琶弦。琵亦作入聲。聲急則平。如入聲緩則入如平。陸乃云語急則以平聲呼之。何邪。潛邱劄記寧老云。詩儀字凡十見。皆音牛何反。按相鼠詩儀與皮爲叶。東山詩儀與縭叶。斯干詩儀與議罹叶。若讀爲延知切。似亦未爲不可。以上皆劉記語。閻氏不講音學。故猶爲此說。皮古音如婆。爲古音近譌議讀如俄。縭離罹皆讀如羅。儀作牛何反正合。且閻氏讀儀爲延知切。猶沿土音。儀讀如移之譌。而儀之正音并不之知也。其與戴唐器書論字音謂鬱音臉尤混。

右劉氏碎金十九則。

劉氏遺箸

中州切音譜贅論

切音之學。讀書者每每不知。或淺視而譏株守。或畏難而歎望洋。以至習見之字。啓口多譌。其粗涉訓詁侈談古音者。甚或以爲瑣屑。而微茫之辨。終屬渾淪。審音識字。度曲家無足比數矣。而猶知掇拾其緒餘。未始非迷津一筏也。庚子辛丑歲。知交中有講求音律。因以中州韵相質者。往復辨析。於出音收音之法。不厭其詳。論列既多。略具原委。乃裒次爲是編。名曰中州切音譜。

等韵字母本三十六。然方音互有異同。中州音呼疑母多作喻母。吳音則疑喻顯分兩呼。呼疑如喻。如喁作容。昂作杭清音。宜作移。危作爲。魚作余。吾作胡清音。獃作孩清音。銀作寅。顏作云。犴作寒清音。頑作還清音。顏作閑清音。刓作丸。言作焉。元作袁。敖作豪清音。堯作遙。鵝作河清音。牙作霞清音。迎作盈。藕作后清音。牛作尤。吟作淫。嚴作咸清音。嚴作炎之類。一本齶音。一本喉音。中州音通而爲一。然吳音亦間有沿之者。

脣音之奉微。喉音之匣喻。吳音清濁不分。中州音則截然各異。且北人呼微母混作喻母。吳人土音又歸明母。微明類隔。猶不甚遠。至呼日母竟作疑母。此類豈得以本音繩之。呼微如喻。如忘作王。微作爲。無作胡清音。文作渾清音。萬作患清音。物作活清音。襪作滑清音之類。呼微如明。如忘作茫。微作迷。無作模。文作門。萬作慢。物作末。襪作陌滑切之類。呼日如疑。如絨作茸。容切。讓作仰去聲。兒作倪。人作銀。饒作疑。搖切。任作吟。染作儼。日作逆。入作岌。肉作玉。箭作虐。熱作業之類。

是編先從

中州音作切。疑母字本音。注明於下。吳人土音日母實作泥母呼。但呼泥母齊齒字。一如疑母。故日母之作泥母。與疑母一無分別耳。按韵書日母字。多有轉音入泥母者。穰音茸而轉音濃。瓤音穰而轉音孃。耏音而轉音耐。揉音蕤而轉音饒禾切。鶸音儒而轉音奴侯切。愞音輭而轉音煖去聲。又揉去聲。橈音饒而轉音鬧。內音蹂而轉音狃。枏音髯而轉音南。衲音肉而轉音狃。袒音日而轉音昵。荼音熱而轉音爲湼爲籋。又爾轉音別作你。乳轉音別作嬭。廿音入而俗轉音讀作念。其他以文字偏旁而轉音如此者。尤不可枚舉。然則如吳音之讀日母作泥母。在昔已然矣。

北人呼平聲有陰陽。而上去無陰陽。入聲分隸三聲。陰入聲隸上聲。陽入全濁者隸平。叶如陰平。次濁者隸去。叶如陰去。是不復分平上去入四聲。別爲陰平陽平上去四聲。以至馬氏等韵。删併字母。凡全濁音一概省去。併羣於溪。併定於透。併並於滂。併奉於敷。併從邪於清心。併牀禪於穿審。併匣於曉。其併喻於影。則次濁音也。平上去入之外。別目陽平聲曰全聲。意欲簡盡。實則狃於土音。不可爲訓。李氏音鑑亦沿其謬。不復知上去入有陰陽。以之讀一方之音則可。以之讀天下之音。則隔窒難通矣。

字母中惟影喻二母字。至純至清。乃字之元音。轉喉間即有此音。如小兒初生。其啼聲開口則爲阿。阿呼如吳下土音捱字。今北人有此音。合口則爲哇。合口俗稱滿口。及學語則啞啞作聲。皆此母也。蓋聲之初起。虛則爲影喻二母音。影細而

喻稍洪。由虛而實。爲見母端母音稍縱爲曉匣溪。羣透定諸母音。漸而推之。則音寖廣矣。人聲始發於喉。由喉而舌而齶而齒至唇。則其聲盡矣。而餘聲還入喉中。總之凡字之餘音。終歸影喻。故歌者搖曳其聲而使之長。亦惟此音而已。此類音及古韵發明等書。皆以此爲先聲也。

北音與吳音輕重不同。北音呼陰平。如吳音陰上聲。陽平如吳音陰平聲。上聲陰陽無別。概如吳音陰去聲。去聲亦陰陽無別。概如吳音陽去聲。入聲則陰陽概叶三聲之陰聲。今卽唱北曲者。亦不從此。蓋已別爲崑腔之北音。而非眞北音。前明江右魏良輔。於南曲改舊唱法。別爲水磨調。以良輔時方寓崑。故謂之崑腔。後并北曲亦流入崑腔。而舊時唱法。俱不復存矣。則統曰中州音而已。卽就中州音論。呼陰平陰去。與吳音無分高下。吳音陽平。則如中州音陽去。蓋中州音陽去。獨呼一字。猶與吳音近。連上字呼。亦猶獨呼之音。連下字並呼。則近吳音陽平。若中州音陽平與吳音相混。則非平聲而竟去聲矣。至呼中州音上聲。易混陰平。此聲宜向上挑起。稍一轉折。便似去聲。故欲呼正者。反似近乎陰平。若全濁音。中原音韵已移入去聲。亦勢之不得不然。雖南曲唱去聲多高腔。唱上聲多低腔。固顯有徑庭。實則上聲極難穩順。特習焉不察耳。四聲唱法。吳江徐靈胎樂府傳聲。論之最詳。

周德清中原音韻。上去聲不分配陰陽。蓋其時演唱院本。上去聲陰陽。本無辨別。推而論之。知初行南曲。并入聲之本音。猶然未分界限也。即以方音論。不但北人如此。近而金陵京口等處。呼上去聲已陰陽無別。入聲亦然。後八輯韻。更分清陰陽。毫不相混。一如平聲之例。今皆從之。若復用周德清舊音。轉必駭聽矣。去入聲陰陽。呼之俱易分明。獨上聲陰陽。最難顯分界限。即了然於心。亦未必了然於口。其陽聲清者。指次濁言。呼之似近陰聲濁音。指全濁言。又似近乎陽去。故中原音韻於全濁音。多歸入去聲。中州全韻仍之。去聲則有區別。上聲亦未即劃然分出也。近虞山周少霞始分定陰陽。而字音仍多蒙混。是編庶免此失矣。

國初錢唐毛稚黃。謂曲韻平去入俱有陰陽。而上聲無陰陽。必謂上聲有陰陽。支離矯強。必爲韻禍。夫名物象數。奇必有耦。音以類從。平去入俱有陰陽。何獨上聲無陰陽。若止純清次清。無次濁全濁。純清次清。陰也。次濁全濁。陽也。則音缺而不全。上聲一類。僅得爲音之餘閏。不足以配平去入而爲四矣。因上聲仍沿俗讀。混而莫辨。遂率臆輕爲此說。此眞支離矯強。爲韻禍之甚者也。

切音者。上字用雙聲。下字用疊韻。然古人用雙聲。止取同母字。而四呼不分。用疊韻止取本韻字。而不拘

清濁輕重。國初吳江潘次耕作類音。即用同呼字作切。開口字用開口音。齊齒字用齊齒音。合口撮口字。用合口撮口音。其二十四類圖譜。專用影母字分四等呼法。蓋此音至輕至清。呼之一似字尾所曳之餘音。華嚴演唱一音疊十三字。皆此音也。（言等韻者。先止有開口合口之名。而開合各分二等。後更于開口中析其一曰齊齒。于合口中析其一曰撮口。）此法最爲徑捷。但其切音好用僻字。檢閱爲難。近太倉沈苑賓韻學驪珠。以中州全韻爲底本。參以中原音韻洪武正韻。其切音又加明顯。總之上音用同呼字。下音用本韻影喻二母字。相摩而合成一音。呼之者固讀二字之音。聽之者止覺爲一字之音。譬如畫家和色。胭脂入花青則成紫色。藤黃入花青則成綠色。未入之先。紅黃與青各爲一色。及兩色相攙。則但成一色。不復辨其爲本兩色矣。是編切音。從苑賓本者十之五六。其有未純者。略加更定。人第卽所切呼之。當無不迎刃而解也。

中原音韻原十九部。後人於齊微魚模中分出兩部。以微與灰魚與模顯分兩音也。然就北音論之。飛讀弗威切。肥讀佛韋切。皮讀如裴。（脣音。）微讀如爲。（脣音混入喉音。）魚模則書讀叔烏切。朱讀竹烏切。樗讀觸烏切。除讀逐乎切。（齒音。）此類不可枚舉。北音本如是。故不必分也。各析爲二。固合於南音。而北音之眞失矣。是編不更立部目。以存舊本之眞。分配微與灰魚與模。界限仍自明劃。其法庶爲兩盡云。

前人製曲。用韵錯雜者不必論。其或南曲用韵從寬。支思齊微同用。寒删桓歡先天同用。家麻車遮同用。監咸廉纖同用。似從詞韵之例。其意蓋謂中原音韵。專爲北曲而設。南曲用之近乎拘隘。然今南曲所讀之音。其部分與中原音韵。無甚判別。獨用韵合併。其音終涉兩歧。於中原音韵合者分之。齊微魚模分之固從嚴密矣。或又於舊所分者。改而合之。豈非彼此乖違乎。金章宗時董解元西廂。別係彈唱院本。元人雜劇亦仍院本之名。而非其舊。其用韵之寬。猶是詞例。至元人變爲雜劇。而部分始嚴。作北曲者。更不得以董西廂藉口也。

中原音韵部目。一東鍾至十九廉纖。各以二字標出。如江陽皆來眞文蕭豪家麻侵尋監咸。俱上字從陰。下字從陽。他部或統用陰聲。東鍾。支思。先天。歌戈。車遮。庚青。或概從陽聲。齊微。魚模。尤侯。或陰陽倒置。寒山。桓歡。廉纖。後人訾其不能一律。不知德清分部。其標目從舊韵出者居多。東江陽支齊微魚眞文寒先蕭豪歌麻庚青尤侵咸。明見通行韵書。固不必論。卽如鍾模皆桓。禮部韵略。避欽宗諱。改桓爲歡。山戈侯。廣韵中本有此目。非盡自立也。且詞家有綠裘軒詞韵。此書部分實曲韵也。亦分十九部。如東紅邦陽。其目大同小異。不分配陰陽。未爲不善。卽分配陰陽。亦不得爲盡善。此

雖無與韵書之得失。而終不可不知其所自來。是編部目一仍周本。亦所以還舊觀也。

東鍾　此韵及江陽係次鼻音。庚青則正鼻音。字音半入鼻中爲次鼻音。字音全入鼻中爲正鼻音。前明沈明徵收音訣云。曲度庚青。急轉鼻音。江陽東鍾。緩入鼻中。明乎收音有緩急。鼻音正次之分了然矣。沈苑賓止見東冬魚虞。今韵各分二部。遂臆定東冬等爲二音。殊不知廣韵支脂之佳皆删山先仙蕭宵庚耕清青覃談咸銜。亦俱分部。在當時諸音本有軒輊。而今已統同。類音列東冬一合口。一開口。此本非中州音。無論中原音韵。即正韵及韵學集成。東冬音亦併爲一。且他韵既從中州音。獨此分析。亦殊非例。苑賓論今韵部分。輒云未詳其義。是其於聲韵之流變。本末之究也。

江陽　前明王伯良曲律論韵一則。謂江陽與邦王。眞親與文門。呼之殊自逕庭。所宜更析。此論甚謬。江陽與邦王。眞親與文門。不過齊齒開口之分。王合口呼。而音則無別。夫音本一類。因所呼之不同。以致歧出。文門舊亦合口呼。今多作開口呼。故此亦仍俗言之。如齊微魚模者。固當更析。寒山與桓歡。家麻與車遮。亦猶是耳。必舉江陽眞文亦分爲二。若皆來之該孩則開口。皆諧則齊齒。寒山之干寒則開口。閒閑則齊齒。蕭豪之高豪則開口。交肴則齊齒。交肴舊音本開口呼。庚青之亨恆則開口。興行則齊齒。尤侯之鉤婁則開口。鳩留則齊齒。監咸之甘含則開口。監咸則

齊齒呼之亦微有異亦將在所更析乎。偵甚矣。

弋陽土音。於寒山桓歡先天韵中字。或混入此韵。如關官作光。丹端作當。班般作幫。蠻瞞作茫。蘭鸞作郎。山作傷。音似桑。安作映。難作囊。完作王。年作匿。杭切之類。明人傳奇中盛行如鳴鳳記用韵亦且混此土音。而并雜入他韵。吾吳土音。呼此韵正齒音或作齒頭音。章混臧。闇混倉。傷混桑。嘗作俗杭切。他韵如此類者正多。或問子於土音。各韵既歷言之。如東鍾韵亦有土音之異乎。余曰。徽人讀東鍾韵字。公如昆。俗多誤讀昆如坤。風如分。翁如溫。逢如墳。紅如渾。東如登。同如騰。隆如稜。多近眞文庚青韵。凡諸韵中兼論土音。亦偶即所知證之。而實未能概及也。

支思　此韵通屬齒音。吳下正齒音多作齒頭音。照穿等母正齒音。精清等母齒頭音。卮如資。差如雌。師如司。匙如詞。他韵齒音字亦多類此。度曲家於此類名曰穿牙。以爲識別。使其不混土音。是但以此爲齒音之詩資雌思時慈詞兒之爲齒音。兒屬日母。半齒音。今人多讀近舌音。吳下土音又讀如倪。猶多疑似也。嘉湖一帶。齒頭音大半作正齒音。呼之一似齶音喉音。如齋似基。妻似欺。齊似期。西似希。煎似堅。千似牽。前似乾。鮮似軒。涎似賢。涎今混作殘音此據正音言。精似經。清似輕。晴似擎。星似興。

餳似行之類。本皆等韻齊齒呼。此韻祇等韻開口呼。故較然不混。

齊微　韻中歸魁堆推杯坏觜催雖錐吹水威灰葵頹餒裴梅摧隨垂誰韋回雷蕤等字。後人析爲歸回韻。俱須噫字收音。皆來亦然。今人於此韻尚或知收噫字。皆來之混入此韻者無論矣。卽或出音呼正。而收音尠知亦用噫字。此只呼得半字。未曾呼得全音也。　入聲讀平上去。止須先呼入聲本字。收音卽用所叶音。卽如此韻叶平用移。叶上用倚。叶去用異。一呼卽得。此爲至便至捷之法。蓋入聲曳長呼之。本有此音。固天籟之自然也。他韻俱可類推。間或所叶不肖本音。則在四呼之別。熟辨字母。自能解悟。其特匐字賊核或國克得忒筆北則黑墨勒等字。用韋叶平委叶上胃叶去作開口呼。略如孩欸亥呼法。而轉收本韻。孩亥用吳音。作次濁音。仍與孩欸亥有別。乃不混入皆來　韻中齒音合口字。吳語作開口呼。入支思。錐作支。吹作差。從正齒音。妥作詩。椎作直時切。臨文則讀作哉猜腮才。皆來中齊欸篩柴亦然。共齵音喉音合口字。又作撮口呼。入居魚。歸作居。虧作區。馗作渠。餧作飫。諱作酗。圍作于。其歧互乃如此。

魚模　韻中撮口字。後人析爲居魚韻。其屬齒音者。吳人俱讀如支思齊微韻。諸作支。樗作差。從正齒音。書作詩。苴作躋。蛆作淒。胥作西。除作直時切。殊作時。徐作夕移切。聚作集異切。如作日時切。沽模韻中梳蔬字。吳語讀如司。居魚韻鬚字。又

讀如蘇。至吳興語全無撮口字。讀居如基。祛如歟。渠如其。於如伊。餘如移。概作齊齒呼。又閭作黎。此半舌音。前人詞曲。亦有沿土音而誤入支思齊微者。知作撮口呼。自無此失。近周少霞竟分此韵及齊微韵中字。別立知如一韵。豈非妄作乎。　韵中合口字。即今所謂沽模韵也。前人呼此韵者。字俱飽滿。孤本骨烏切。枯本窟烏切。烏本斡孤切。呼本忽烏切。他字無不類此。即入聲之谷本骨屋切。酷本窟屋切。今人皆不盡然。似乎開口呼矣。若將此韵呼正。他韵合口字。如東鍾韵公空翁烘紅之類。亦無不得其的音也。

皆來　此韵每有混入歸回韵者。如乖作歸。歪作威。衰作色威切。臺作頹。懷作回之類。此不知分別韵腳之病也。若落腮呼之。自然確肖本音。或乃以二韵難辨爲苦。余以爲正易分別。韵中字吳語多有顯異歸回者。乖讀如中州音瓜。歪讀如中州音哇。懷讀如中州音華。排讀如中州音爬。埋讀如中州音麻。此類顯然可辨。但以吳語記別。即可啓口得其眞音。又何有二韵相混哉。

眞文　此韵及寒山桓歡先天。俱抵齶音。抵齶者。以舌尖抵上齶作收音也。今人止知出音之法。而收音一法。略不經心。但有上半音。而下半音缺如。以致庚青之鼻音。侵尋之閉口。略與此韵無別。使聞者茫不知爲何一韵。即有知爲當抵齶者。及問其如何抵齶。仍然鶻突。則知猶不知而已。沈君徵度曲須知。詳論

抵齶鼻音閉口之法。剖析毫芒。可謂度盡金鍼。審音者所當切究也。寒山不可混監咸。先天不可混廉纖。俱須將韵中字認明。但觀其字之體例。此類相從。自有分別、

韵中齶音喉音字。如根斤昆鈞恩因温氳等類。四呼皆全。齒音如臻津遵竣。臻本正齒音非一例。欲知開齊合撮之分於此韵辨之則尤易入矣。

寒山　韵中齊齒音。須如開口呼乃的。今人於干刊安鼾寒等字。皆知開口出音。間慳顯顏閑知從齊齒。而仍與先天之堅牽煙言賢無別。今婁東土語。呼干作革烟切。刊作宪烟切。安作厄烟切。鼾作赫烟切。寒作劾焉切。其關單灘班攀番岸壇難辨煩蠻闌等字。亦概近先天韵。呼桓歡韵亦然。此收韵不清之故。仍以吳人土音論之。呼間如中州音干。慳如中州音刊。顯如中州音安。閑如中州音寒。顏作額韓切。齶音韓。如中州音讀。土音亦不混先天也。此等字但以吳語記認。即知其非先天韵中字而無不讀正矣。

桓歡　此韵本皆合口呼。即如端都宛切。湍吐宛切。般逋宛切。潘鋪宛切。鑽租宛切。鋑粗宛切。酸蘇宛切。團徒丸切。盤蒲丸切。瞞謨丸切。攢徂丸切。鸞盧丸切。今言中州音者但於官寬宛歡丸桓等字作合口音。其端湍般潘鑽鋑酸團盤瞞攢鸞以得弍百拍則測塞特白墨賊勒作出音歸韵借宛丸作開口讀。如吳音之呼安寒。蓋取其音較輕揚也。或有誤讀搬如班。潘如攀。瞞如蠻。盤作辨平聲者。又混入寒山矣。今北人音或讀官如關。寬作闊彎切。

剜如彎。歡作忽彎切。丸如頑。

先天　韵中撮口字如涓棬專川鐫痊宣鴛喧之類。今竟作桓歡音。如此前人何獨又歸入先天耶。但謂此等字桓歡所無。而不知必用煙字歸韵。始爲先天之本音。涓竟作居烟切。棬區煙切。專朱煙切。川樗烟切。鐫苴煙切。痊蛆煙切。宣須煙切。鴛於煙切。喧虛烟切。權渠焉切。全聚焉切。旋徐焉切。傳除焉切。緣于焉切。懸穴焉切。攣閭焉切。嚥如焉切。其音更的。若依舊切。卽將下一字呼正如上法。鴛作於烟。緣作于焉。則他字無不得其的音。王伯良妄謂韵中撮口字。不類先天。欲移併入桓歡。亦坐不察耳。　俗讀旃樾塵羶禪然等字。亦與桓歡韵混。若從此讀亦將如王伯良所云移併桓歡乎。知切音下字。概用煙焉。自歸一律。

蕭豪　此韵及尤侯韵。俱須鳴字收音。如呼蕭作西幺鳴。西則字頭。幺則字腹。鳴則字尾。猶之皆來收噫字音。呼皆作基挨噫。基則字頭。挨則字腹。噫則字尾。字音如此方圓足。蓋一字之音。析之則有三字。今人止知有兩字之音。而尠知有三字之音。收音之不講久矣。　廣韵蕭宵齊齒音。豪開口音。以肴之齊齒兼開口音介其間。部次分列。自有條理可參究也。中州音讀嘲近朝。鈔近超。巢近潮。梢近燒。而作開口音。至吳語呼交如高。敲如尻。拗如鏖。哮如蒿。亦肴韵中之齊齒作開口音者。

歌戈　此韵與沾模收音相似。而出音則不同。今人呼此韵。竟有與沾模混者。實則沾模先未呼正合口。

而讀歌戈字。亦隨口滑過。安能將兩韵分清乎。不肯講究收音。已屬通病。出音間微茫之辨。尤無解悟者。人能於出音收音二者會而通之。斷未有呼字不的者矣。前人論此韵爲開口沽模。最爲破的。知此自無混呼之弊。然所謂開口。以別沽模而言之。須知此韵。仍有開合之分。開口字出音與蕭豪近。合口字出音與家麻近。列此二者之間。洵天籟之自然。本有次第未嘗紊亂。今更立一至顯至易之法。讀歌作高阿切。珂尻阿切。多刀阿切。拖叨阿切。波包阿切。坡抛阿切。左早婀切。搓操阿切。娑騷阿切。阿鏖窩切。呵蒿阿切。駝陶何切。那鐃何切。婆袍何切。麻毛何切。波坡婆摩本合口字。此作開口亦仍俗也。鹺曹何切。俄敖何切。何豪俄切。羅牢何切。戈瓜窩切。科誇窩切。窩蛙阿切。火花媒切。和華何切。如此不特開口者不與沽模混。合口者亦不與沽模混矣。人或又因此論。以爲蕭豪收音用嗚。此所論開口呼法。又似呼蕭豪。非呼歌戈。此無論嗚音與阿音不同。今北人呼此韵。或近尤侯。或近吳音呼家麻之半。虞山土音。則亦多近尤侯。即收音與本音。大有輕重。本音則必重呼。使字之本身飽滿。蕭豪收嗚。但於字尾作餘音而已。豈得謂似蕭豪而非歌戈哉。

家麻　古無家麻及車遮音。其字但如今魚模及歌戈音讀。家瓜讀如孤。誇如刳。牙如吾。挐如奴。或作女平聲。巴如逋。葩如鋪。杷如蒲。蟆如謨。渣如租。茶如荼。類隔音。荼俗槎字。古但作荼。諸所論列。類兼俗書。祇辨音讀不及字畫。鴉宓如烏。鴉古但作烏。花如吁。花古但作

變。說文草木華也。孫愐音況于切。玉篇火于芳于二切。廣韵況于切。今方音或有讀花作忽窩切。讀化如貨者。與歌戈叶。正近古音。前人皆讀花如數。則止從芳于切。此猶讀車尺切遮如居。均非聲轉。華如胡。據此則歌戈中字從華聲者。古音并當讀如胡聲。

媧如過。他如拖。他拖二字。今又作陰平聲。他那打話等類。讀入家麻者。廣韵諸書亦無此音。宋詞始偶一見之。麻如摩。麥如多。類隔音。差如嗟。查如鹺。沙如莎。遐如何。遮如諸。置如苴。且如取。邪如徐。其音耶者如余。野如與。社如署。六經諸子。及漢魏以來文辭皆如此。自代北入據中原。方語寖多更變。兼以天竺梵書。廣經繙譯。增益今音。後來諸俚俗字。惟此韵爲多。如咱嗏哆嘛嘏等類。疊見宋金元詞曲中。不本魏太武新增千餘字之數。自後編韵者。別立此部。展轉迄今。中原音韵又分出其半。并析歌戈中數字。別爲車遮韵。歌戈中字。如脆韡骰迦佉茄瘸騰之類。音讀固顯分畛域。而舊音厓略。渺不復存矣。

入聲藥部字。舊有借叶此韵者。如渥叶啞。剝叶把。覺叶假。學叶遐。卻叶跏。俱見董西廂。又歌戈中呵作哈平聲。麼作麻。車遮中奢作沙。其他參錯者不一。皆雜當時方音。不必從也。

車遮　吳語呼此韵字。與家麻無別。車如差。正齒音作齒頭音。遮如渣。賒如沙。蛇作沙陽聲。韡作血窪切。姐作卽啞切。且作七啞切。爹作的鴉切。斜作夕牙切。啞鴉牙從中州音。爺如中州音牙。扯如中州音差上聲。瘸如中州音郵華

切。此切中州音有聲無字。彈唱家或因二韵通用。竟讀此韵作家麻。以爲通融借叶。雜吳語於中原雅音。不又儒衣僧帽道人鞵乎。

庚青　呼此韵字。須於字音乍吐時。卽將本音透入鼻中。方與眞文侵尋。毫不相混。亦有讀庚阬罌莖等字作開口音。以革客厄核出切者。見類書　在南曲猶可。北曲則必不可從。若北人讀崩烹朋盲傾橫入東鍾韵。吳語則多有如江陽韵者。呼庚如中州音岡。阬如中州音康。繃如中州音幫。砰如中州音滂。棚如中州音旁。盲如中州音茫。爭如中州音臧。撐如中州音倉。橙如中州音藏。生如中州音桑。櫻如中州音映。亨如中州音炕。行如中州音杭。打如中州音黨。打本此韵字音項。今京口猶兼存此音而作去聲讀。吳語又讀家麻中那字如中州音襄。冷如中州音朗。讀正陽上聲與去聲近前注中疊字亦然。硬作兀杏切。兀讀正鰥音。杏從土音讀。其讀合口撮口字作東鍾韵。如肱泓轟宏作開口音　扃瓊縈兄滎之類。又與北音近。橫字不混東鍾。土音讀如中州音黃。其互相歧異若此。卽此可知其鼻音之合也。吳人或鼻音不清。呼土音如江陽中州音者。又微與寒山混。庚作岡而近干。阬作康而近刊。干刊亦從中州音如岡康等字例。繃作幫而近班。砰作滂而近攀。棚作旁。

而近白寒切。寒亦從中州音。下同。盲作茫而近蠻。爭作臧而近則安切。撐作倉而近測安切。安亦從中州音。下同。橙作臧而近殘。生作桑而近珊。櫻作映而近安。亨作炕而近鼾。鼾亦從中州音。行作杭而近寒。打作黨而近擔。冷作朗而近嬾。硬作兀杏切。吳音。而近額汗切。額讀正。齶音汗。亦從中州音。此則語音之偏失者也。

尤侯　凡一韵中字。撮口與合口易辨。而開口與齊齒。在豪釐之辨者。殊難分別。卽如此韵。鉤鳩摳邱謳憂齁休。開齊之呼。顯然有異。至兜丟俗字掫揫裒澎樓劉等類。俱上開下齊每多相混。能於此辨得明。分得清。則於聲音之道。思過半矣。

侵尋　眞文有合口撮口音。如昆鈞溫氳渾云之類。至閉口則無此音。且此韵皆齊齒呼。其兼開口者。此所云開口。乃閉口韵中四呼之一也。若混視之。且將疑閉口何又開口矣。僅齒頭音作正齒音數字。如簪碜岑森之類。竝無眞文所有根恩痕等字之音。人能辨此。則知閉口與抵齶之所以異矣。庚青韵可卽此類推。

監咸　韵中齊齒音。亦須如開口呼。今人呼監混兼。嵌混謙。淊混淹。巖混嚴。咸混嫌。與廉纖無別。一如寒

山之混先天。卽以吳人士音記認。監如中州音甘。嵌如中州音堪。滔如中州音諳。巖作額含切。（鬱音含如中州音讀。）咸如中州音含。亦可辨也。總而言之。監咸卽開口之廉纖。廉纖卽齊齒之監咸。（寒山先天亦然。但閉口韵無合口撮口字。）解此辨別。自不致混入廉纖。

廉纖　此韵止有齊齒呼。或於占覘蟾苫髯等字。亦沿吳音讀。一如先天之近桓歡。蓋見他本此數字互相作切。（如音韵輯要之類。）不能審辨。若竝以淹炎作切音下字。如先天韵之例。本韵自不致贅出他音。　侵尋以下三部無合口撮口字。但有齊齒及開口字。蓋出音合口撮口。則收音之閉口微礙。此天地之元音。純任自然。不可強也。人疑有抵鬱眞文。卽有閉口侵尋。有抵鬱寒山。卽有閉口監咸。有抵鬱先天。卽有閉口廉纖。有抵鬱桓歡。何獨無閉口音。不知桓歡皆合口音。沈君徵所云口吐丸也。（今人或不盡從合口）故閉口收音。全缺此部。卽如寒山有關彎頑還等字。監咸無此音。先天有涓淵元懸等字。廉纖無此音。審此而音韵之微可悟已。

三韵中所有脣音字。如稟品泛凡范貶之類。中原音韵諸書。皆分入他韵。（品入眞文。稟入庚青。凡泛范入寒山。貶入先天。）蓋此數字出音已合脣。若再閉口收音。似未純。故分移於抵鬱鼻音。此亦權宜之法。今人於此三部。皆不知閉口收

音。與眞文寒山先天庚青。漫無區別。可如此通融。前人分入他韵。殊無謂矣。

明人論曲。多有南從洪武。北叶中原之說。正韵分部。平上去各二十二。猶今中州韵之二十一部。獨蕭爻兩分。故有二十二。入聲十部。謂韵入聲分爲五部。較此又寬。一屋二質三曷四轄五屑六藥七陌八緝九合十葉。類音所列十類。視此小有出入。併沃於屋。亦猶併冬於東。併物及月之半於質。月韵間有數字入轄韵。如删韵例。亦猶併文及元之半於眞。併月之半於屑。亦猶併元之半於先。併覺於藥。亦猶併江於陽。併錫職於陌。亦猶併青蒸於庚。併洽於合。亦猶併咸於覃。曷轄緝葉。亦猶寒删侵鹽四部。其條理蓋如此。前明章道常韵學集成。公顯貢穀。四聲並列。眉目最清。觀廣韵江講絳覺諸部目字聲轉協。其端緒可見。若論古韵。其類例又別。蓋從偏旁文字而參攷之耳。與中原音韵入叶三聲。其有無適相反。然中原音韵之無入聲叶者。所分部次。又適相配合。曷轄之配寒删。與寒山桓歡有小異。且各韵中字。皆疑喻不分。一如中原音韵。蓋於諸韵書之外。別爲一書。當時謂此書其官音。原不必以唐韵之例繩之。近沈苑賓入聲另編。其分部亦從正韵而小變耳。

中州韵諸書。如李書雲音韵須知。王履青音韵輯要。略舉音釋。無所發明。沈苑賓韵學驪珠。音切較善。然

於聲音轉變源流。猶未深悉。至周少霞中州全韵。於諸字呼法紛立名目。殊多未確。卷首諸論。好逞臆說。無足據依。反摘潘次耕所定開齊合撮之字。以爲訾議。由其於各字之出音。各韵之收音。剖析不清。故持論致多踳駁。入叶三聲。用本音通轉。亦顯然易知。乃自祕爲得之神授。此又淺妄之最甚者。是編論列。獨何敢自謂盡善。而或前人未盡宣之蘊。有以引伸之。庶於審音綱領。什得二三。其備舉吳音。借以旁證者。亦曰在吳言吳而已。

補論

非敷二母。等韵明分純清次清。如見溪端透之例。與邦滂隔標。邦滂重脣音。是非卽邦之輕脣。敷卽滂之輕脣也。俗或誤讀滂字如旁。不知何時始讀非如菲。方如芳。分如芬。如此類者。竟混非敷爲一母。概無輕脣之純清音。然此音自在人口吻間。今吾吳讀微母上聲字。如罔尾舞吻晚之類。其脣微斂眞如非母之本音。土語則作明母字。若北人則又作喻母字。俱詳見前。北人呼次濁音。通如吾吳純清音。全濁音如吳人次清官。微母若不混入喻母。其平聲字。豈不亦如吾吳讀微母上聲字。總之上聲次濁。概作次清。本非正音。至合脣成字。易近重濁。其輕脣之純清者。稍縱卽涉於次清。此非敷之所以無別也。能於此微芒間審辨之。二母自較然不混然相沿已

久。必改分此音。殊駭人聽。今仍舊編。特以圈隔別之、而注明於下。俾得識非母之本音而已。

劉氏遺箸

袁軒題跋

余素不工書。于篆法八分。尤不敢染指。然以嗜好所存。收藏碑刻漢碑。亦間及之。偶一展玩。時有會心。而摩厓各種又別見精妙。如鄴閣西狹及楊淮表紀等刻。整練峻峭。各極其致。楊孟文石門頌。饒有疎宕之氣。逸品也。此本係宋君霄周購得新裝者。加意臨摹。實與是刻有印入處。宜其所書高雅出塵。不名一妙也。跋石門頌。

李文墓誌。不著撰人書者姓名。字畫出入。信本登善間。與梁寺墓誌同一標格。朱竹垞稱其峻利秀逸良然。是本錫以戎律戎字。春秋八十有二有字。俱尚完好。洵係舊拓。且紙墨精妙。可珍也。唐時石刻傳今。小者尤易剝損。其宏隆細淺處。筆意猶可彷彿。一經後來剔洗。匡廓僅存。夷光受黥。使人作惡。幸見舊本。差不失眞面目耳。跋李文墓誌。

皇甫誕碑。今行世者率多磨泐。其剔洗處筆畫枯瘠。無復故觀。下半段自首辟鄒陽以下十三行。俱已缺失。多或十字。少或六七字。近收藏家所云有黼黻爲文者。尚係舊搨。卽所缺之第十行也。若此已不易多得。不必更論綫斷本矣。是本氈蠟雖不甚精。視今所缺尚俱完好。且波磔之間神采未失。習書者得此日

夕臨摹。於古人用筆。當有悟入處也。跋皇甫誕碑。

此碑石已斷缺。書格方整。似學丁道護而無其遒勁。用筆間帶分隸。趙子函謂是六朝遺習。予見于孝顯碑同係貞觀年間。亦參此種筆意。知一時有此風尚。歐褚未嘗不然。特融冶出之。遂別見精詣耳。蘭臺書道因碑。多用批法。較此又險峻矣。跋段志元碑。

趙子函不喜誠懸書。引米南宮說以痛詆之。所言或過當。然謂不善學之。便落硬直一派。却極中今人之病。觀夢英重書孔子廟碑。已不免此失。此金時沂州普照寺碑。是集柳書其筆意出入元祕。而加以圓和。可謂善學柳者。跋普照寺碑。

吾吳藏書之富。以朱氏黃氏爲最。楓江周氏足與之埒。研六居士謝盦。程君軼人大令婦翁也。自其尊人漪塘。已癖好聚書。以故家多善本。錢辛楣段茂堂諸公。常過從借閱。至謝盦好之彌篤。丹黃校勘。無間寒暑。家且中落。宋元槧本及精鈔祕本。漸爲豪者餌去。而餘籍尚夥。所纂羣書綴述一百四十卷。是其薈萃諸家論跋成之。儲藏家一大掌錄也。此則隨時筆記。然所載已多罕見本。宋君彩若近與有連。以綴述一書有資攷證。欲壽之梓。因土費稍鉅。軼人又宦遊他省。逡巡未果。筆記卷帙無多。尚易爲力。先刻以傳。庶謝盦一生輯錄之勤不至盡泯。而宋君惓惓雅意。已足多矣。跋研六齋筆記。

仲虎以癸丑春避居鄧尉山。至六月病歿。先一年自編所爲詩。刊成二卷。余未及覩。近從許君浚冬所得

之仲虎詩。才鋒既銳。骨幹亦堅。其排突前古。脫去束縛。思力且過人遠甚。惟是觸情寓感。怨歎無憀。集中有云。墮落已憐無地可。飄揚從此覺身輕。抑塞之音。殆成語讖。嗚呼。仲虎往矣。曩者錄稿見投。或口吟商定。快心之作備見是編。而歷念舊遊隔如幻夢。安得不愴焉感懷也。書蓮勺艸堂詩艸後。

宋君彩若，經研服鄭。墨妙李程。斧豐條於學林。囊瓌寶於樂石。而乃涌溢餘波。琱鎪萬象。蜼蠡澤古。蟲鳥文新。外秀中腴。鐵華發其采藻。圓周方折。金錯蘊其鋒鋙。孕赤珠而宮硿。交碧柯以蟉虯。揣以盤蝠。巧製血黝脂瑩。參之扁蟒。奇模駢牙儷角。翠玉鐫英。等濡毫之健虎。瓊泥屑豔。擬集腋之飛鴻。用編成乎蕃錦。宜字易以吳縑。段太尉斜封籤押。免借司農。米南宮劇蹟鑒藏。分鈐寶晉。敢云弁首。聊誌服膺。題鬧紅館印譜。

張子子上。於癸丑後改字曰狷士。夫狷之爲行。硜硜自好。不與時俗諧。張子方從戎淮上。理軍儲。宜必深沈其識。恢廓其才。虛中善受。和易以接物。斯得爲通方合變之士。乃僅以狷自命。類窮士之刻厲峭急。矯矯焉自鳴其介。何歟。吾有以識張子矣。始張子膺拔萃入都。與士大夫接。求所謂魁異卓犖者。相與切劘。而成經世之偉略。而未能數數遇也。廷試後。就官。以母諱南旋。主揚郡守張侯幕。既歸葬。又出佐張侯策防守。大帥穩其聽。以揚通諸稅易滋弊。檄之理。至則綜出納。均調劑。商民知感。軍饟畢繼。歷績進秩郡司馬。與是役者率巧力侵牟以自殖。視張子廉正急公多迂之。不則目爲僞。且有忌而齮齕之者。張子弗之

顧。然忌者喪其所守。卒至於敗。張子始終以不屑不潔孤行其志。衆乃翕然服誠。使縉紳之士皆謹飭愛名節如張子。復得如張子之才識養之。以是定紛制亂。何一不濟。惟有守乃可有爲。張子之自命爲狷。正其輓救衰敝之苦衷。而非以沾沾自喜也。張子早負能文名。間爲詩。皆清峻有法。類其人。今避寇患轉徙來陳溪。得時相見。將取道越江淮歷齊魯。試令幾南。異日發抒其蘊蓄。所以善撫字而課良吏最者。吾於張子之篤守其狷也必之。爲作是說以贈其行。張子上改字狷士說。

養龢軒隨筆

陳作霖著

本館據金陵叢刻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序

甚矣。海疆不禁。學派雜出。一時士夫。紛然和之。洋洋而不知恥。曰。吾趨風氣也。嗚乎。離經畔道之言。斥之不暇。何趨之有。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世之喜而爲彼者。吾知其學無定力。而又不能遠之而效之也。或曰。識時務者爲俊傑。方今中外一家。自牖者敗。學其所學。子何痛之深耶。噫。左矣。孫子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士處今日。不容不達外情。昔夫子至于是邦。必聞其政。甯用固執。爲吾所痛者。以其日移于淫辭邪說。久而不返。遂疑中土數千百年先王經世之法言。皆在無足輕重之數。豈不大可懼哉。然而爝火之光。不能爭日月。暴至呂秦。僉謂聖學澌滅殆盡。而陸賈、酈食其。秦儒生也。叔孫通。秦以文學召者也。陳勝發難。二世猶召博士諸儒生三十餘人而問其故。皆引春秋之義以對。是秦時未嘗廢儒生絕經學也。更何疑于今日乎。吾見吾鄉伯雨先生者而益信矣。先生被褐懷寶。含味經籍。修學好古。實事求是。所謂疾風勁草。衆濁獨清者。其人也。生平所著甚夥。其養龢軒隨筆一種。雖不敢謂等伯厚、亭林而上之。然亦國朝錢氏養新錄、趙氏陔餘叢考選也。爰不揣檮昧。校梓以行。楚語云。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比物此志也。光緒戊戌秋八月。江甯傅春官茗生父識于晦齋。

養龢軒隨筆

清　江甯陳作霖著

養龢軒者。先君子燕息之所也。猶憶涼宵侍坐。燈炮茶餘。談史說經。閒及時事。逮遭孤露。強半遺忘。老境蹇屯。無可自遣。舊聞搜索。益以新知。日積月增。漸成卷帙。有懷明發。聊誌始基。著述無關。命曰隨筆。

或以小畜無坎體。而彖辭取象於雲爲疑。子曰。風行天上。所可見者惟雲耳。況互有坎半體。雨未能成。故其辭曰密雲不雨。

易卦所言魚。皆指巽也。姤。巽下乾上。故九二有魚。九四無魚。井內卦爲巽。故二有射鮒之象。中孚外卦爲巽。故曰豚魚吉。剝卦五陰而一陽。方一陰自下生。變乾爲姤。其下三爻乃巽體也。二陰生而爲遯。則六二九三九四乃巽體。三陰生而爲否。則六三九四九五乃巽體。四陰生而爲觀。則六四九五上九乃巽體。至五陰爲剝。則巽始亡。故六五之爻辭曰貫魚。蓋指下四爻皆從巽來。如魚駢頭而貫也。此洪景盧容齋隨筆所載。爲先儒所未道。解貫字尤新而碻。讀易者不可不知。

楊西華教諭長年周易省心錄解同人于宗吝云。此指傳道而言。宗卽宗指也。非其時其人。皆當吝而不傳。所謂不可使知之也。此處吝字與他處異。是說當吝。象傳須將吝字讀斷。道字正申說所言者道也。何以明之。彖言柔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卽指六二言。彖又言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如此贊二焉有吝之容乎。此解實能發聖經之祕。故特表而出之。

五行生尅之說。由來已久。予每以金生水。木尅土爲疑。偶檢汪悔翁助教士鐸遺書有云。金秉義德主殺。故五行遞生。至金而竭。無生水之理也。木秉仁德主生。故五行相尅。至木而窮。無尅土之理也。其論雖近武斷。而實獲我心。錄之以備一解。

周南終麟趾。三章結句。皆以于嗟麟兮。自爲相應。而不與上句爲韻。召南終騶虞。兩章結句。皆以于嗟乎騶虞。自爲相應。亦不與上句爲韻。本屬一例。無煩辭說。乃集傳於麟趾不爲音義。而騶虞則首章音牙。次章音紅。以求與上句叶。吾不知麟趾三麟字。又與何字叶。豈偶不及檢耶。不然。胡所釋之各殊也。

近人多不講字學。而於毛詩尤甚。如哀我憚人之憚。應讀爲朵音。仲氏吹壎之壎。應讀爲喧音。靡所止疑之疑。應讀爲屹音。往近王舅之近。應讀爲記音。鮮有知者。此猶可以泥於本字爲解也。乃施于中逵之施。忽讀爲異。維虺維蛇之蛇。忽讀爲宜。以不誤爲誤。強作解人。何讀書之鹵莽一至此耶。

詩小雅。衆維魚矣。人而爲魚。沈溺之象。何以占爲豐年。頃閱朱芑豐廣文駿聲經史答問云。衆應爲螽。即蝗字。蝗子也。蝗化爲魚。猶蝗入海爲蝦也。所以爲豐年之兆。是爲碻詁。

詩鄭風之聊樂我員。員爲員姓之女。與妘字通。鄭有此姓。鄶裔也。陳風之舒夭矯兮。舒爲夏南之名。與株林篇相次。憂其將作亂也。二解雖出毛傳、鄭箋之外。然皆的碻不移。其視附會者相去遠矣。

夏、商尚質。即天子之尊。皆系以名。如帝孔甲、帝少康、帝乙、帝辛之類。故周先世爲諸侯者。有公劉、公季。皆同此例。則詩所謂古公亶父者。猶曰古有公亶父耳。乃注家直以古公爲太王之號。不免望文生義矣。

終風詩。寤言不寐。願言則嚏。鄭箋云。我其憂悼而不能寐。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予嘗嚏。新涼時尤甚。因憶此書之。以爲嚏最初之故實。

詩兩言衣錦褧衣。注疏以褧爲禦塵服。嫁時於道中衣之。蓋江南俗所謂過街衣也。儀禮加景卽此。景褧音相通耳。或增巾爲幎。謂所以覆首。今亦名爲方幎。總之不離乎嫁服者近是。朱注僅釋爲禪衣。未得命名之義矣。

顧亭林肇域志。陝西鳳翔府。有山曰京。有水曰師。周文、武建都於是。統名之曰京師。田是凡天子之居。皆以爲名。鄭康成詩箋、蔡伯喈獨斷皆略言之而未詳。是周之京師。因地以名其都。非若後世因建都而名京師也。而豈取於京大師衆之義耶。

曩閱古文選本有管蔡論一篇。其起句云。管、蔡者。殷室之忠臣。文王之肖子也。語奇而橫。不記爲何人所作。

鄭子尹珍經說。曾子問。昏禮既納幣至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此節禮意。蓋男女兩家既定昏期。而一家遭重喪。必不能如期成禮。則不得不告於彼家。彼家知遭重喪。亦斷不能答曰。我至其日必嫁必娶。至免喪之後。可以嫁娶矣。而發自遭喪之家。則嫌於喪畢忘哀。故當娶者必女家請之。當嫁者必男家請之。請之而卽許。是又嫌於僞也。故壻弗許而女氏嫁之。女氏弗許而壻娶之。猶曰彼本不娶不嫁。吾强之娶與嫁也。皆所以全孝也。正解止是如此。初無使別嫁別娶之說。乃自孔氏誤之。陳氏沿之。害世教。誣聖言甚

矣。予於此節。蓄疑已久。得此昭若發矇。急爲錄之。

士大夫家祠堂。凡遠祖無不奉祀者。而天子廟反有遞毀之文。豈周公制禮。乃不緣人情乎。善乎黃儆季太史以周之論廟制曰。周立七廟。廟各一主。主各一宮。其祧主文、武以上。藏於太廟。文、武以下。藏於世室。皆無專廟。此廟祧之異也。古廟主藏於室西壁埳中。有事則請而出之。故公羊傳稱栗主曰藏主。祧主藏於兩夾東西壁埳中。直合祔之。無別室耳。非毀其主不爲立也。此廟祧之異而同也。漢貢禹、韋元成輩。乃謂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弗復修。聽其廢而爲虛。此豈孝子慈孫之所忍出耶。東漢以後。惑於其說。不曰親盡主祧。直曰親盡主毀。則生爲天子者。安享其富貴之盛。死後五世。竟同絕世之餒鬼矣。可乎。夫祧之爲言。超也。超上於宗廟。合祔於夾室。稱之曰廟祧。尊之曰宗祧。於四時修享嘗之儀。於祫祭見合食之榮。此生順死安。而禮義之不愆也。其說如此。可破毀主不祀之惑矣。近世點主一事。不知其所昉。嘗見會典有題主禮。因悟題主者殆題亡者之官銜於木主耳。而達官長者。又不敢勞其全寫。特留主字一點。俾題之以見意。案說文、卽主字。故名之曰點主也。古者有所興作。必用血以釁之。如周禮所載釁廟釁器皆是。今作主亦必釁主。其用朱筆者。或卽代血之義。取其爲神所馮依歟。

聖門立教。禮爲最先。顏子博文約禮。克己復禮。講求固已久矣。若曾子尤注意於禮之變。如檀弓、曾子問所載。反復辯論。凡亡於禮者。莫不有禮焉。至於子游達禮。亦見檀弓。而子夏作儀禮喪服記。及通素絇之旨。更非僅習文學者。蓋有禮。則性命之說。不入於禪悟。詩書之訓。不涉於支離。此漢之賈、董。宋之橫渠。所

以爲儒者之宗也。

學記云。師嚴然後道尊。蓋謂爲師者。言笑不苟。行止有則。使人望而敬之。是以其道自尊耳。自俗儒誤解嚴字。而以威猛當之。既不能正身率下。涵養薰陶。以養其童蒙之性。而夏楚橫施。則直謂爲酷而已矣。何嚴之有。

禮運云。地不愛寶。凡有用之物皆曰寶。非徒貨賄之謂也。山鄉之氣多固閉。故寶在地中。則有若金銀煤鐵之鑛。水鄉之氣多發洩。故寶在地上。則有若禾黍稌稻之田。周公洞察物情。深明地利。既設稻人以稼下地。復設鑛人以發物藏。初未嘗有所偏重。胥天下之山陵。而鑿傷其氣脈也。大學曰。有土此有財。安得謂五穀之不得爲寶哉。故古之四民。農在工商之上。

周禮鄉六行曰孝友睦婣任卹。孔子止原思辭粟曰。以與爾鄰里鄉黨。而謂博施濟衆。堯、舜猶病。可見分財惠粟。必自近始。所謂親親而仁民也。自墨氏兼愛之說行。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佛氏又以普度衆生爲教。於是好行其德之人。莫不以四海爲量。此豈非惻隱之推乎。乃親族之間。竟有任其凍餒而不稍顧者。如是以求福田。亦烏見其利益也哉。

左氏僖二十八年傳。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杜注。牛馬因風而走。牛馬二字。殊屬增出。蓋晉軍在澤。因遇大風而亡其旆。軍中以旆爲號。旆失軍亂。祁瞞因而思變。是爲奸命。應作一氣讀下。不分兩事。又文十二年傳。不在軍事。杜注。未嘗涉知軍事。是從訓在爲察意轉出。案毛詩傳。三事大夫。以三事爲三公。

則卿大夫亦可名爲事。不在軍事。謂趙穿不在三軍將佐之位耳。似皆較舊解爲直捷。

李小湖大理師云。顏淵問仁二章。夫子皆申釋古語。以詔弟子。何以見之。案左氏昭十二年傳。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僖三十三年傳。臼季曰。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管子小問篇引語曰。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可見三項皆古語之言仁者。至一曰克己復禮四句。及在邦無怨二句。乃夫子申釋之辭。故顏、冉皆云請事斯語。斯語者。吾聞其語之語。謂古語也。較以爲夫子之語者。更覺踏實。

論語。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又曰。父母惟其疾之憂。一懼字。一憂字。非身歷其境者。不知二字之的當。聖人眞立孝慈之極則者也。

賢賢易色句。宋氏翔鳳樸學齋札記以爲指夫婦言。驟看似覺新闢。實案其義。亦未嘗與朱注悖也。朱注。賢人之賢。妻子獨非人乎。若作好德如好色解。既與下朋友混。且嫌擬不於倫。況下文總敍曰。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苟非妻子。誰與君親友配。豈賢人亦可入五倫耶。易始乾、坤。詩首關雎。朱子之意蓋亦如此。特引而未發耳。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朱注謂不背於理。望文生義。於孝無涉。頃閱曝書亭集孔子弟子考云。蓋語以無違僖子學禮之命。樊遲不知。子告之以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舍禮無以教懿子也。其解較碻。

唯恐有聞。讀若聲聞之聞。本韓退之知名箴。見子路之闇修。與朱注急行之心同。而唯恐二字。更有著。至

論語中別解。如文莫乃忞慔之叚借。訓爲黽勉。見說文。鞠躬乃匊匊之雙聲。訓爲謹敬。見廣雅。寢衣爲被。亦見說文。求爲後於魯。爲卽臧爲。見左氏傳。禘不欲觀之歎。爲逆祀而發。見史記。皆至當不易之論。安得以其非朱注而棄之。

春秋時。卿大夫行聘列國。主君必有相待之禮。如周襄王以上卿之禮待管仲是也。魯論。齊景公以季、孟之間待孔子。自是齊待魯卿之禮。乃俗儒必釋爲魯君待季、孟。迂曲可笑。殊不知魯、齊鄰國。季、孟二卿。交聘往來。豈無相待之禮。而魯君自待其臣。何必有一定之禮。傳於鄰國。俾舉爲儀式耶。此皆自生荊棘之講解也。

叔孫武叔以子貢賢於仲尼。子貢曰。譬之宮牆。是欲以叔孫家之牆。譬孔子之道。非以孔子之牆。譬孔子之道也。春秋時。士稱大夫。皆曰夫子。如公伯寮章及顓臾章。皆以夫子稱季孫。是其明證。蓋叔孫爲魯世族。設宗廟於私家。都宮之制大備。而公若藐、駟赤輩。皆爲家臣。亦可謂之百官。當前指點。使其對鏡而自明。此子貢之敏也。若孔子室家之好。未必富於子貢。宗廟百官。直同說夢。倘以宗廟爲禮堂。百官爲弟子。不幾譬而又譬。語涉妄誕乎。況下文夫子。注家亦知其爲武叔。夫一人一時之言。同一稱謂。或爲此人。或爲彼人。必待疏釋而後通。雖小兒學語。亦必不然。豈善說辭之子貢。顧若是之顛頊耶。而且此章之後。緊接毀仲尼章。子貢兩稱仲尼。未嘗呼之爲夫子也。則謂稱師必曰夫子者。亦後世拘墟之見矣。

夫子爲大夫之通稱。今姑就左氏傳徵之。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卿相以稱其同僚。崔成曰。夫子之身。

亦子所知也。子以稱其父。盧蒲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將不出。女亦以稱其父。穆伯之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叔以稱其姪。臾駢曰。夫子禮於賈季。將佐以稱其元帥。宋元公曰。夫子將食。君且以稱其臣。或尊之。或親之。皆爲是稱。而專屬於師。則自孔、孟始。

孟子中大篇。兎起鶻落。機趣橫生。幼時顛頊讀過。不能領會其妙。且文氣多被集註隔斷。呼吸尤覺不靈。近惟將大字諷誦。或徐讀以繹其理。或急讀以取其勢。便悟出許多文法來。

孟子雪宮章。今也不然段。疑亦夏諺之語。有三證焉。以韻語成文。與上休遊豫助同。一也。爲諸侯憂與爲諸侯度文法相似。卽指夏時諸侯。不必強作附庸邑長解。二也。流連荒亡下文覆爲解釋。此引書者之通例。不然。則自說自解。有是理乎。三也。請以質之讀孟者。

孟子。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案爾雅。槐棘醜喬。周禮。外朝三槐九棘。爲三公九卿之位。則以喬木專指槐棘言。與世臣尤有關合。蓋古人樹木。各視所宜。如道上之槐。宅畔之桑。社壇之松柏。皆非泛爲種植也。彼喬木安得僅訓爲高耶。

淮、泗注江。說者紛如聚訟。終不能強水道以就我。予謂北人名水之大者爲海。南人名水之大者爲江。如珠江、灕江、錢塘江之類。莫不以江名。不必岷江方爲江也。今淮水下流。卽名淸江。雖不知其名起於何時。而謂此爲淮水所注之江。亦何不可。知此而二千餘年之疑案。於以立斷矣。

向讀孟子葛伯仇餉。疑爲不近人情。舍我穡事。而割正夏。毫衆猶有怨言。何至老弱饋食。舍其田而耘人

之田如此乎。頃閱俞曲園樾茶香室叢鈔。謂書言仇餉。或者湯邊鄙之民。有與葛接壤者。適饁餉田中。葛伯挾私憤殺之。如後世爭桑故事。湯遂緣此以興師。不當如孟子所云也。可謂先得我心矣。

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勢也。亦理也。請以戰國證之。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失三川。以鼎與楚。以地與魏。此孤注之一擲也。卽或實見諸行事。亦不啻開門而揖盜。講亦悔。不講亦悔。吾甯失三城而悔。無失咸陽而悔。此韜晦之陰謀也。苟無以善乎其後。又豈能轉敗以爲功。

孟子言性言命。皆極淺近。而宋儒故深求之。遂至於虛寂無朕。試掩其小注但讀大字。未有不可解者。如盡心章。後人詮之萬言不能盡。吾試爲之說曰。盡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者。知其仁義禮智之性也。知其仁義禮智之性。則知元亨利貞之天矣。豈不明白曉暢。何事捕風捉影爲乎。其他可仿此。

孟子言欲。以味色聲臭安佚分。佛氏言欲。以色香聲味觸分。安佚主靜。觸主動。身體之欲兩不同。夫欲必自外至。味色聲臭當之而安佚。則緣已生。與上四者稍異。似觸之於身。其理較長。不得議其媟瀆也。

孟子言性善。儒者宗之。而於言性惡之荀子。斥之不遺餘力。殊不思孟子亦未嘗專言性善也。味色聲臭安佚之欲。皆謂爲性善於何有。又曰。動心忍性。性苟非惡。忍之奚爲。特未顯言性惡耳。讀古人書。須撐開眼孔。豈可隨矮人觀場乎。

孟子游歷列國。一極世故人。其曰不得罪於巨室。亦以國中世臣。政權所寄。雖不可阿諛求容。亦何必有意觸忤之。自阻仕進之路乎。不得罪三字。不剛不柔。何等直捷。何等斟酌。乃注家以身不正而取怨惡爲

得罪。欲爲聖賢作身分。致費無限曲折。律以訓詁之義。失之萬里矣。

孟子博雅人也。於詩、書、禮、樂、春秋。皆有論斷。且推及於天文輿地。字學算法。無不涉獵及之。而獨不言易。殆因易列利於四德。欲痛懲戰國言利之弊。故不取以爲說耳。

大學之傳。獨缺格致一章。而今之談西學者。無不曰格致。非僭也。卽物窮理。朱晦翁已略言之。王陽明又親驗之。物皆有理。卽物皆能格。從小見大。安得嫌其瑣細哉。然亦可見聖人之教無所不包矣。

吾前言墨學盛行。蓋指中國之好施者言也。今考諸西學。則耶穌十字架。卽所謂摩頂放踵而利天下也。其一切攻守機器。以及重學光學之萌芽。無不可於墨子之書徵之。秦、漢時孔、墨並稱。吾竊慮其與聖教代興也已。丹徒陳善餘明經慶年言。中國人言理。多付諸空談。西國人言理。必見諸實事。蓋指化學言也。然實爲戎瑣痛下鍼砭。

詩召南。如彼棲苴。人多誤讀爲苞苴之苴。案毛傳苴、水上浮草也。音查。今養魚盆中呼爲苴草者是。

金陵人呼一丈紅爲蜀菊。蓋蜀葵之譌也。葵音近渠。一轉而爲菊。遂迷其本聲矣。因思葵爲百菜之主。以之命名者甚夥。芹曰楚葵。茆曰兎葵。莪曰荆葵。作扇者曰蒲葵。又有向日葵、鴨脚葵諸卉。園圃中往往種之。

雞鴨卵謂之彈。取其如彈丸也。見南宋雜事詩注。俗書爲蛋。人之蛋、譌矣。大鰛魚謂之縮鰛。卽槎頭縮項鰛也。江南音轉縮爲卻。而俗因強書爲鰛。則無是字矣。鼈謂之甲魚。以其爲介蟲也。故本草有鼈甲之名。

俗呼之爲腳魚。尤爲不可解矣。

商賈交易曰互市。故經紀其事者曰互郎。互、古字作牙。不識字人因讀曰牙。此今之牙行所由名歟。

尙書爲六部長官。俗讀尙爲平聲。蓋秦音如是。尙書本秦所設官。故其音相沿至今也。

調四聲者。如天子聖哲。燈盞柄曲。久已膾炙人口矣。然不如薛桑根師題秦淮水榭云。停艇聽笛。以一字而具四聲。合成文義。尤爲巧不可階。

嘗見布肆直扁曰。勸著布疋。遍問無解此義者。後讀段氏說文注云。勸著、牢固也。吳人語。然後恍然。蓋金陵布業向多吳縣洞庭山人。故用其方言入市語耳。

元遺山詩。愛念新詩似小茶。注。唐人以茶爲女之美稱。較囝崽等字更新。

淮卽濰字之省。音維。从鳥佳之佳。淮爲四瀆之一。音懷。从佳人佳之佳。迥然不同。顧亭林山東考古錄辨之最詳。今人皆混爲一字。淮字則音譌。淮字則形譌。能識此者鮮矣。

洪武正韻併江於陽。以俗音相近之故。殊不知江韻字皆㝵東音。如江諧工聲。凡杠釭等字皆从之。邦諧丰聲。凡梆邦等字皆从之。腔諧空聲。凡悾涳等字皆从之。樅諧童聲。凡幢潼等字皆从之。雙會公貢二意。凡雙艭等字皆从之。無不由東音而轉。固陽之屬所未有也。劉伯宗嶧桐集所論如此。愛其碻有根據。故錄之。

漢書高五王傳。太后怒。乃令人酌兩巵鴆酒置前。令齊王爲壽。齊王起。帝亦起。欲俱爲壽。太后恐。自起泛

巵。案。壽應作醻。古文省偏傍。與酬通。導飲也。欲令齊王先飲之以死。故太后見帝起俱爲壽而恐也。如云上壽。則當進酒太后矣。何以能毒齊王乎。

沈景倩野獲編引廣曲故云。以貲爲郎。非納貲財入官也。貲讀爲訾。算也。善算及格乃爲郎。此語甚新。案納粟補官。始於漢武。張釋之當文帝時。亦復云云。則非納粟可知。殆如唐之明算科歟。

後漢書明帝紀。飛蓬隨風。微子所歎。章懷太子注。管子曰。無儀法程式。飛搖而無所定。謂之飛蓬。飛蓬之間。明王不聽。此言微子。未詳。予案論語。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微管二字。後人多截用之。此必微管二字之譌。

三國志吳陸抗傳。拜鎮軍將軍都督西陵。自關羽至白帝。人皆疑有誤字。蒙案關侯屯兵處有地名關羽瀨。在江陵、公安之間。此當是落一瀨字耳。

曩閱袁簡齋集于公廟碑云。金翅鳥飛。食小龍無算。石箋引南史齊南郡王子夏傳。武帝夢金翅鳥下殿庭。搏食小龍無數。及明帝初。其夢方驗。蓋指蕭鸞殺高武子孫也。其注最碻。今校一切經音義。見其引起世因本經。金翅鳥名迦婁羅。欲食龍之時。以兩翅扇海水開。銜得諸龍。吞在嗉中。尙未死。飛至居吒奢摩梨樹上。然後吐出啄而食之。乃知金翅鳥食龍。佛書有之。南朝帝王名諱內典。故現此夢兆耳。

揚州文選樓。乃江都曹憲注文選時所居。因有是名。不知者動謂昭明太子遺址。夫蕭梁之時。廣陵界在北邊。昭明以儲貳之尊。何得涉及是境。則其謬甚矣。阮文達公扁以隋文選樓。足以破千古之惑也。

祝英臺、梁山伯事。向疑爲無稽之談。昨閱梁芝齡中丞章鉅浪迹叢談。乃知其見宣室志。可以與木蘭之武。黃崇嚴之文。鼎足而三矣。

鄴架。人多以爲李泌藏書。其實乃泌子李繁時爲隨州刺史。韓昌黎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有詩云云。觀顧俠君注自悟。

柳仲郢母非嫠也。其夫公綽累任節鎭。涖官在外。故韓氏以教子得名。且熊膽爲藥中珍品。非貧家所能、有。正與世胄相稱。或乃以歐母並舉。誤矣。

唐末五代達官稱鄉貢進士。皆曰先輩。屢見於北夢瑣言諸書。以後爲先。與今時內閣翰林迥異。無以擬之。殆猶座主之稱門生爲年兄歟。

劉岳譏馮道失卻兎園册子。人皆知爲類書。而不得其取名之義。今閱王深甯困學記聞。兎園册府三十卷。唐蔣王惲令僚佐杜嗣先撰。惲、太宗子。故用梁苑名其書。

李密陳情表。似蜀遺臣不肯事晉也。而其後以太守不遷而生怨望。范柏年居廉、讓之間。似高士隱佚山林也。而其後以刺史不受代而被誅。宋季雅百萬買鄰。似志士愼於擇交也。而其後以附呂僧珍而得官。非讀史書本傳。幾爲其一節所欺。故專讀類書者。毋輕論古。

相傳廣南有韋士官者。淮陰侯後。當鐘室難作。有客匿其三歲兒投蕭相國。相國曰。中國不可居矣。我當託之南粵趙佗。佗重蕭之信義。請養爲子。封以地。改姓韋。用韓半字。其族豪於海嶠。鄧侯書、尉佗詔至今

尙在。惟客之姓氏不傳。陸次雲以爲蒯通。想當然耳。然此固足以補史、漢之缺。

舊唐書西域波斯國傳云。其王初嗣位。密選子才堪承統者。書其名字。封而藏之。王死後。大臣與王之羣子。共發封而視之。奉所書名者爲主焉。我朝不立皇太子。書阿哥之賢者名。密置正殿梁上。其殆仿於此乎。聖人師萬物。觀此益信。

王倫以文正公後裔。應募使金。始因商人陳忠通消息於兩宮。繼與烏陵思謀言。而曲達其使指。可謂首得金人之要領矣。既而往來陳說。備極委曲。特急功名之士。欲事之速成耳。及聞金人背盟。卽解留鑰付孟庾。冒險而見金主。雖被責問。侃侃不屈。遂被留河間。終以不受金官而死。其大節幾與朱弁、洪皓埒。而賢於宇文虛中遠甚。顧因胡銓一疏。遽目爲無賴小人。黨於秦檜。眞千古之奇寃也。

趙子昂爲太祖裔孫。於宋亦至疏族也。官爵並不甚高。其仕於元。與劉曄之在魏。曹問之在晉等耳。乃必責以忘國事。仇比於劉歆之輔莽。元天穆之佐爾朱。亦未免太過矣。大抵苛刻之論。皆自講學家始。而於文人爲尤甚。如斥陸放翁作南園記。亦其類也。

中材子弟。讀經書苦不能完。卽讀完亦不知何解。予嘗持一不必求熟之說。甫啓口而卽爲人所斥。偶閱曾文正公家書有云。大兒讀書。記性不好。悟性較佳。若令其句句讀熟。或責其不可再生。則愈讀愈蠢。將來終不能讀完經書。請子植弟將大兒未讀之經。每日點五六百字。教一遍。解一遍。令其讀十遍。不必能背誦。不必常溫習。待其草草點完之後。將來看經解。亦可求熟。若蠻讀蠻記。蠻溫。斷不能久熟。徒耗日力

而已。諸弟必以吾言爲不然。吾閱歷甚多。問之朋友。皆以爲然。又云。大兒看漢書。須以勤敏行之。每日至少亦須看二十葉。不必惑於在精不在多之說。今日半葉。明日數葉。又明日躭閣間斷。或數年而不能畢一部。如煑飯然。歇火則冷。小火則不熟。須用大柴大火。乃易成也。次兒經書已讀畢否。須速點速讀。不必一一求熟。恐因求熟之一字。而終身未能讀完經書。吾鄉子弟未讀完經書者甚多。此後當力戒之云。句句皆予所欲道而未能道者。以直截痛快出之。眞度世之金鍼也。

葛抱朴箸述極夥。與顧榮、周玘諸賢平江東之亂。經濟文章。卓然名世。見典午政衰。無志仕進。因求令勾漏。借神仙而遠引。卽張季鷹秋風蓴鱸之思也。如眞以爲道家者流。則誣矣。陶貞白生平亦頗類洪。其論撰於神仙較多。無非以生逢齊、梁之世。潔身自晦耳。故吾鄉博雅文人。必以二君爲冠。

宋紹興中。王綸以資政殿大學士知建康府事。建康本綸鄉里。未第時就食府庠。至是建畫錦堂於府治西廳。是江甯亦有畫錦堂。與韓魏公相州之堂同。而不傳於世者。無歐陽永叔文以張之也。然鄉里掌故。不可不知。

陳靜誠先生遇、建康人。負經濟大略。爲明太祖所知。運籌帷幄。任遇與李善長、劉基同。而不受官職。機事弗洩。卽史亦不能實指所爲。僅述其顧問稱旨。禮冠臣僚。其高眞不可及也。吾以爲有明一代人物之首。非獨超乎江甯一郡而已。

前閱湘軍志湖北篇云。自賊踞漢陽。以全力圖武昌。巡撫青麐所統僅千餘人。涼州、高州二鎮。屯兵城外。

名雖爲援。僅能自守。居民亦遷徙殆盡。餉絀數月。青麐以家中金玉珍物充犒賞。不足則取衣裘以代之。援絕食盡。親與士卒啗糠覈。困守孤城。衆不忍舍去。城陷。將自縊。衆擁之出。欲赴荆襄。無路可通。乃與魁玉、楊昌泗南走長沙。繞赴荆州云云。頃讀續東華錄曾文正公雪吳文鎔疏云。吳文鎔既沒。青麐幫辦軍務。某又與之百端齟齬。求弁兵以護衛而不與。請銀餉以製械而不與。或軍務不使聞知。或累旬不相往還。是某既已傾擠吳文鎔。旋又忌害青麐。皆使銜憾於地下云云。觀此二則。則青巡撫之爲人。蓋棺已有定論。不得概以失律罪之也。

固始李鶴人中丞孟羣。豐頤廣額。左顴有黑痣。長紫毛二十餘莖。少以進士起家。爲江忠烈、曾文正所賞。由縣令擢至道員。父愍肅公死武昌之難。公以水軍將領克湖北。奔臨其喪。人稱孝子。既而奉命援皖。饋餉弗繼。兵以數潰。俄權巡撫事。未十日而廬州失守。勝帥誣其逃往六安。劾罷其職。令紮長城、舒、六間孔道也。咸豐九年二月。賊酋陳玉成圍其營。飛章請援。并述糧盡狀。皆不報。圍急。飢軍散。賊入。公戟手大罵。數人掖以上馬。至廬州。賊愈欲降之。因數日。終不屈。支解而死。臨刑賦絕命詩四章。中有句云。不聞糧運徵袁術。況復師期斷賀蘭。亦可哀也。

胡文忠之包攬把持。任事也。曾文正之約旨卑思。小心也。以小心而任大事。斯中興之業成矣。

春申君爲人。在四君中爲最劣。然開東吳之水利。變斥鹵爲膏腴。黃浦、君山。至今不朽。以知功在一時者。不如澤被萬世也。

自古中國之御外夷。非和卽戰。然旣無盡滅外夷之理。則雖戰亦必終於和。若郭汾陽之於回紇。范文正之於西夏。未嘗以和爲諱也。迨秦檜割地畀金。處不當和之時。而甘心屈辱。遂爲千古罪人。自是以後。道學輩出。凡言和者。必干淸議。宋之於元。宜和而不宜戰也。理宗爲諸臣所誤。國隨以亡。明之於我朝。宜和而不宜戰也。思宗爲諸臣所劫。國以不支。故或戰或和。必審時勢。校計旣得。戰固足以揚國威。和亦所以保民命也。安可執一偏之見。而以國事爲戲哉。

天子以旁支入繼。追崇所生。未爲悖禮。議者宜得情理之平以處之。漢哀帝惑於冷褒之邪說。不足道也。宋英宗濮議。當以歐、韓爲正。不得謂司馬溫公、程伊川等爲名臣大儒而左袒之。至明嘉靖諸臣楊廷和輩。拘牽繼嗣之常。而使武宗大統中絕。其誤實甚。張璁等因創繼統不繼嗣之論。原本春秋。會通禮意。斟酌悉當。故楊文襄公稱之曰。張生此議。雖聖人復起。無以易矣。惜後日稱宗立廟。爲諸臣所激。倒行逆施。固不得歸咎於璁之初議也。

秦始皇、漢武帝所望海上之仙山。今日本三島也。漢明帝、唐太宗迎佛求經於天竺。今五印度也。自歐洲強盛。兩地皆淪於天主、耶穌之教。茫茫大劫。仙佛亦不能免。豈非其迂怪之談有以招之哉。

書生誤國。至明爲最甚。莊烈帝南遷。歸於舊京。正也。而爲光時亨所沮。至遣太子撫軍南京。尤策之萬全無弊者。而亦不果行。必使闖宗覆滅。不亦傎乎。殊不知國君死社稷者。以其各君一國。欲遷而無可遷也。天子則以四海爲家。誰非吾土。唐代之君。屢次出幸。而卒能恢復。宋帝南渡。延二百年之國祚。國雖弱而

不亡。不得謂避敵爲非計也。若蔿賈所謂我能往寇亦能往者。指楚之封內而言。殆無險之可扼耳。否則如太王遷岐。止踰一梁山。卒不聞狄人追及之。孟子嘗以是勸滕文公矣。謀國是者。何不舉鄒賢之言爲龜鑑。而徒泥東林迂談耶。

今天下競言變法矣。然以中國之習俗行西法。亦萬無一成。惟事事踏實如西人。卽以之行中國自有之法。未嘗不日起有功也。故三代以後。如管子之寄軍令。商君之廢井田。桑宏羊之立平準。張說之募彍騎。楊炎之作兩稅。王安石之行靑苗。有因變法而強者。有因變法而弱者。其故並不在法。仍在立法之人耳。吾試下一轉語曰。變法不如變俗。變俗不如變心。

壻爲舅姑服緦。今之禮制也。江甯人乃服麻之極細者如齊衰。此必不識字人誤緦爲細。而譌以傳譌。遂以細麻當之。初不知其服之太重耳。留心禮制者。宜革其俗。

古禮有爲世所通行而習焉不察者。如拇戰之三拳兩勝。卽投壺之一馬從二馬也。勝者之飲酒挂紅。卽投壺之請慶多馬也。賓帶果餌以歸。卽禮之自徹其俎以授從者也。舉箸以殽之在上者置於旁而後食。卽禮之食必祭也。

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魏武帝曰。甯我負人。毋人負我。桓宣武曰。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武三思曰。我不知何者爲好人。但與我好者卽好人。此等心思。賢者不免。一自奸雄道破。何其俊快乃爾。

佛經云。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因。今生作者是。前世來世。以輪迴言。皆在不可知之數。何足以警惕世人。予特爲下一轉語云。欲知前生因。祖宗作者是。欲知來生因。子孫受者是。此卽大易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之說。如此談理。自與虛幻者有別。

世系之數。應以本身起例。下至子孫。則順數。自元孫五世起。以至於無窮。此人所共知也。上溯祖宗。則宜逆數。亦自高祖五世起。以至於無窮。乃世人每以始遷祖爲一世祖。以下遞增。設傳系久遠。高祖、曾祖不將稱爲數十世祖乎。且始遷祖爲第一世。則始遷祖以上又將何以爲稱。是舉而盡棄之也。其可乎。試取晉書賀循傳及韓文石君墓志、韋公墓志觀之。當可恍然悟矣。

江南祀牛女。每於初六日夜中。相傳南唐後主生辰適當七夕。宮人以其時當祝嘏。故先一日乞巧耳。此言頗爲近理。

林章甫中翰端有言曰。飽煖之患。甚於飢寒。應酬之勞。同於酒色。豪侈者聞之如清夜鐘也。

予年五十九時。目患虛花。至今未愈。閱白樂天自通州與元微之書有云。瞀然如飛蠅垂珠之在眸者。動以萬數。乃知樂天亦有此病。而較予更甚。其以爲苦學力文之所致。則予有愧是言矣。

紀文達公閱微草堂筆記云。蟹受湯鑊之苦。比他物爲甚。未嘗不觸君子遠庖廚之心。及閱俞曲園茶香室叢鈔引駢渠道人蕓露菴雜記云。蟹生而母死。爭食其肉。水族之梟也。則老饕之嗜。可援以自解矣。

文至六朝、初唐。靡敝極矣。於是韓昌黎起而振之。人遂斥駢儷爲俳體。此偏論也。夫文莫古於六經。而易

之文言。書之太甲諸篇。戴記之曲禮。幾於無語不排。後來如劉勰之文心雕龍。劉知幾之史通。陸贄之奏議。皆能運單行之氣於偶語之中。直如天際行雲。自然舒卷。亦何愧於積健爲雄也哉。

自時藝試帖興。而文氣日靡。雖賢者不免爲所漸染。如方望溪之時藝。胎息古文。而古文反有時藝氣。吳穀人之試帖。神似唐律。而律詩反有試帖氣。明眼人自能辨之。

王絅齋祭酒煜賦才超妙。其耳衣中一聯云。雖回旋之風日飈。不入於余耳。無尺寸之膚不愛。故寒爲之衣。用古如己出。置之宋四六集。幾欲亂眞。

鄂西林相國嘗謂杜少陵胡馬詩。所向無空闊。眞堪託死生。此二語人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蓋良馬蹀躞奔騰之時。步步著實。所以說無空。又步步不越尺寸。所以說無闊。惟其如此。所以堪託死生也。張文和公謂此論甚碻。能發杜詩之神髓。愚按公亦借以自喻耳。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徐凝詩也。今揚州有徐凝門。殆因凝所居而得名乎。

東閣宮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人多以廣陵當之。不知六朝時揚州治建業。遜爲參佐。廨舍必在江南。至唐以後。揚州始專屬廣陵。東閣官梅。與之無涉也。

韓翃詩。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專指楊花而言。非泛詠桃李也。兩句銜接始緊。劉禹錫詩。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言觀中已無桃花。只兔葵燕麥。搖蕩春風而已。近人多謂桃花開過始開菜花。大誤。

蔣幼詹同年師軾年未及三十而沒先一年秋曾同遊後湖朱子期孝廉紹頤弔之曰春風凋玉樹秋水想金樽未成篇也今子期亦久亡忽憶及此誌之以見人琴之感

大江自無湖以下折而向南六朝時之江西今之江北滁州六合等處也唐分十道江南幅員最廣宋代因之分建康諸郡爲江南東道豫章諸郡爲江南西道元改爲路亦仍其名後人省南字以便讀乃有江東江西之呼江東復古稱謂無可議也若以豫章爲江西方向全易名之不正也實甚既爲總督兼轄何不仍統稱江南耶（虞道生所謂杏花春雨江南忽聽春雨憶江南皆指江西言道生蓋崇仁縣人也）

安慶稱皖蓋以皖公山得名地志以爲皖春秋時國夫吳楚之交諸國如舒桐蓼六星羅棊布未聞別有皖國也即使有皖國亦斷無公爵之貴意者楚之屬邑所謂皖公者亦申公葉公之類爲縣尹之尊稱乎

句容以句曲山作鎮應讀勾音丹陽以赤楊柳著名應作楊字溧洲即烈山之轉語末下即秣陵之省文（陸士衡所謂末下鹽豉也）高淳之有桐汭在水經則合南江不可以浙東之桐江相混六合之爲棠邑在漢時則曰堂邑不必以山東之堂邑爲疑此皆鄉邦輿圖所當辨其舛誤者也

金陵街里之名有極古者多爲近人譌讀如家長巷之即察戰巷（察戰巷見三國志注察戰吳營名）老虎頭之即婁湖頭（婁湖地近南岡今石觀音旁是）皆以音近而轉也

金陵有四謝公墩一在冶城安石與王逸少登臨遐想處也一在土山安石爲相時築臺榭以擬會稽東山即圍棋賭墅之所也至半山寺之謝公墩則幼度之宅其地有康樂坊可證康樂爲幼度封國與安石

無與王半山之爭。亦太疏於考据矣。若杏花村謝幼度祠側有土阜。亦名謝公墩。特土人因其近謝祠而名之。與地各志均未之載耳。

瞻園本明徐中山王宅。今爲布政使司署。而秦硼泉學士買明大學士何如寵之宅在大夫第。亦名其園爲瞻園。取瞻望玉堂如在天上之義。隋尙衣園在小倉山。袁簡齋太史得之。改其字曰隨園。而明焦文端之子茂慈太守已有園名隨園。在東冶亭左右。顧文莊有詩詠之。是金陵有二瞻園二隨園矣。

儀鳳門外靜海寺。明三寶太監鄭和建。殿後有觀音大士像。立海島上。其下魚龍百怪。隱見出沒。蓋和在大洋遇風時。感神靈呵護。歸卽所見者塑成供奉。以誌不忘之意。乃他寺皆效之而塑海島觀音。吾不知其何所取義也。

予幼時遊南城大報恩寺。見正門內大殿封閉不開。問諸父老云。此成祖生母碩妃殿也。妃本高麗人。生燕王。高后養以爲子。遂賜妃死。有鐵裙之刑。故永樂間建寺塔以報母恩。與史志所載皆不合。疑爲讕言。後閱朱竹垞跋南京太常寺志云。長陵係碩妃所生。見於譚遷棗林雜俎。中述孝慈高皇后無子。卽懿文太子及秦、晉二王。亦李淑妃產也。乃歎齊東之語不盡無稽也。

陸游南唐書刁彥能傳。金陵數大水。秦淮溢。彥能築堤爲斗門。疏導之。此殆斗門橋之所由昉歟。

飛霞閣據冶山之巔。實登臨最勝處。舊爲羽士丹房。今坿入學宮。幼時記一楹聯云。四面雲山齊繞郭。萬家烟樹不遮樓。又清涼山亭。吳達夫集古文一聯云。銜遠山。吞長江。到西南諸峯。林壑尤美。送夕陽。迎素

月。當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皆與風景相稱。好事者可補書之。

同治初。過觀音門永濟寺。見禪房中一聯云。蒲團坐耐江頭冷。香火重生劫後灰。喜其工切。今閱廿餘年。再過無存矣。盔山諸葛祠楹聯最夥。以顧石公雲薦君一掬建業水。聽我三終梁父吟爲最佳。今亦爲俗僧撤去。可憾也。

城東釣魚巷爲妓寮所萃。江甯顧秋碧明經國三家居其間。訪翠客每有誤入者。明經署聯於門云。得過且過日子。半通不通秀才。以自表異。亦可想其風趣矣。

包愼伯世臣贈汪悔翁聯云。夙夜強學以待問。疏通知遠而不誣。集小戴記語如已出。蓋指其補南北史表志也。蔣紹由師轍亦嘗贈予聯云。吾曹所學非章句。少日結交皆老蒼。以蘇對陸。尤覺雄渾自然。

程閣老巷側有衖衖名一鵝李家巷。相傳閣老微時。葬其先人墳地。爲李姓鄰所施。報以一鵝。卽發祥之墓也。故巷至今有此名。閣老名國祥。上元人。明崇禎時官大學士。

昏禮。壻親逆婦。謂之親迎。此禮江甯猶行之。近來乃於彩輿往女家時。別擇親友之少年者四人與偕。名爲迎親。夫授綏御輪。豈他人所可與。且業已親迎。又復迎親。於名亦爲重襲。是謂黷男女之倫。春秋善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左氏傳釋之曰。反馬也。卽今日回門之禮。其曰高固及者。夫爲妻綱之義甚嚴。近來江甯之俗。乃推新婦爲客。與先夫行。是謂亂夫婦之序。此二事通行不過二十年耳。而失禮爲至大。士大夫家不可不亟正之也。

行夏之時。注家皆謂欲行夏正。此謬說也。夫周雖建子。亦復兼用夏時。周禮凡言正月者。謂建子月也。凡言正歲者。謂建寅月也。詩豳風一之日二之日。謂建子建丑也。四月五月以至十月。皆以建寅數也。春秋書月。以建子爲首也。書時。以建寅爲首也。是以有夏時冠周月之說。惟其兼用夏時。故孔子得以詔顏淵。所謂行夏之時者。卽敬授人時。不違農時之時。而非改易正朔之謂也。不然。孔子以儒生而欲變時王之制。從周之謂何。豈不陷自用自專之罪。而戕及其身也哉。

案三國志。丞相亮南征孟獲軍還。係建興三年事。及十一年。耆帥劉胄背叛。馬忠督張嶷討斬之。時丞相尙在也。未幾。牂牁興古獠種復反。又延禧三年。越巂叟夷數反。嶷皆誘其黨衆。誅戮其豪。則南人不復反之言。未可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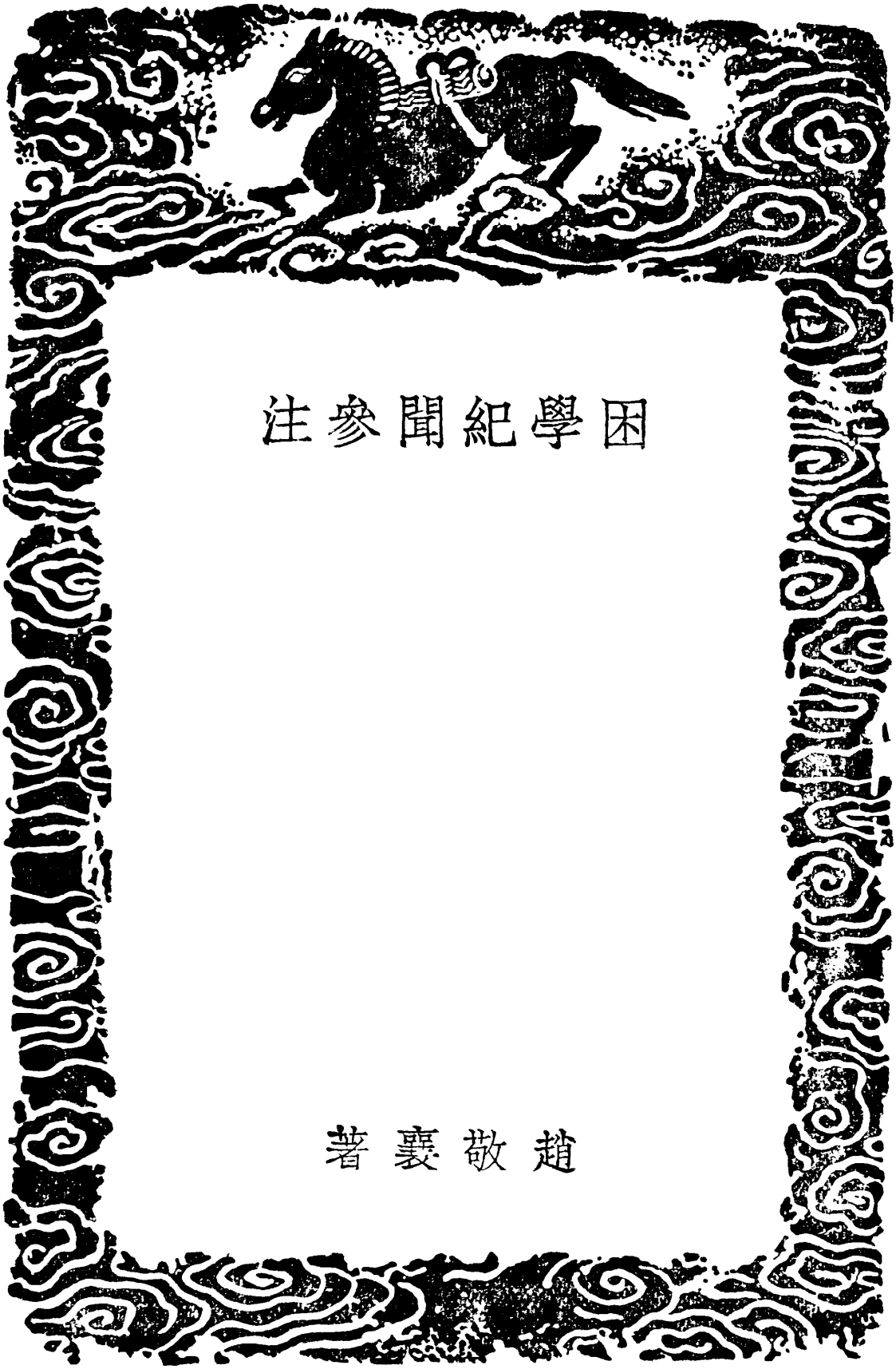
詩桑中孟弋、孟庸。公、穀姒皆作弋。夏後杞、鄫之族。無可疑者。至孟庸或注作鄘。則國名不得爲姓。且以國係氏。自來無此稱謂。今案左傳閽職。公羊作庸職。庸與閽通。當亦齊之宦族。稍次於姜姓。故詩人類敍之也。

江南圖經。數山鎭曰茅、蔣、衡、廬。以茅、蔣配衡、廬。相距太遠。且大小亦不倫。甘劍侯大令元煥云。此江南僅指江甯府屬耳。蓋衡與橫通。江甯有橫山。在小丹陽西南。楚子重伐吳。克鳩茲。至于衡山。卽其地也。廬爲溧水東廬山。志稱漢嚴光嘗隱於此。是亦茅、蔣之亞。而豈湖南之衡嶽。江西之廬阜也哉。

建康實錄中尺字皆作赤。或疑之。今案說文繫傳。溝洫字下廣若干深若干尺皆作赤。蘇州有八尺湖。陸

放翁、楊誠齋皆有過八赤遇雨絕句。八赤卽八尺也。程鼎臣孝廉先甲云。古注赤子。以其長僅及尺耳、可見尺赤相通。由來已久。亦叚借之音也。

冶山第一樓踞西峯最高處。武進湯貞愍所建也。侯青甫廣文雲松題一聯云。於此見名山大川。雄城故壘。與君可淸談高詠。痛飲狂歌。見竹居主人劍池閒話。其東麓道院今爲羽士所居。全椒薛桑根師贈以聯云。佳氣屬黌宮。賀四明尙有千秋觀。宗風留祕笈。陶宏景宜頒十賚文。又有瑞安孫蕖田師飢來白石知堪煮。劫後瓊花不可尋一聯。皆極渾雅。



困學紀聞參注

趙敬襄著

本館據豫章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困學紀聞參注

奉新　趙敬襄　竹岡　著

卷一　易

易正義云四月純陽陰在其中而靡草死十月純陰陽在其中而薺麥生漢和帝紀有司奏以爲夏至則微陰起靡草死可以決小事與月令不同

按魯恭傳云初和帝末下令麥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爲政因此遂盛夏斷獄恭上疏諫然則此奏所云夏至正謂麥秋四月立夏之後與

月令合王云不同蓋承章懷注誤以爲五月之夏至也

卷二　書

書大傳虞傳有九共篇引書曰予平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殷傳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豈伏生亦見古文逸篇邪大傳之序有嘉禾揜誥今本闕焉隋志有逸篇二卷出齊梁之閒似孔壁中書殘缺者唐有三卷徐邈注鄭漁仲謂書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恐未然

按九共帝告嘉禾皆在百篇之內伏生少所誦習豈但見之而已因壁藏歲久其文磨滅止得二十九篇以教而載其逸句於大傳中自來未有云秦火以前尚書止於二十九篇者也謂孔子無刪書事百篇而外仲尼時已亡尚可若謂九共等篇仲尼時已亡其謬甚矣

漢董賢冊文言允執其中蕭咸謂此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班固筆之於史矣而固紀竇憲之功曰納于大麓惟清緝熙其諛甚於董賢之冊當憲氣燄方張有議

欲拜之伏稱萬歲者微韓稜正色則無君之惡肆矣此固所以文姦言而無忌憚也倪正父駮昆命元龜之制有以也夫

何云倪語非也蘇子瞻富公神道碑有重華協明之語亦將以爲罪歟　全云重華協明尙是汎言其德昆命則巽位矣且觀人當於其素富公蘇公君子也其行文本無他意無可致疑若實慶大臣卽不至萌無君之心而詔之者不異班固之於實憲矣時草制者爲陳晦又史氏之私人也何氏以倪語爲非强爲

之辨豈知深甯於此固有深慨也夫

按何說既非全仍未核碑云相我三宗重華協明協明者三宗非謂富公猶言管仲相桓公霸諸侯霸者桓公非管仲也若以重華比人臣而謂出於君子便無可疑不將啟文字之禍哉

鄭康成注禹貢九河云齊桓公塞之同爲一詩正義云不知所出何書愚按書正義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塡閼八流以自廣鄭蓋據此文九峯蔡氏曰曲防齊之所禁塞河非桓公所爲也

閻云尚書中候亦云齊桓之霸過八流以自廣其實

葵邱五命躬自犯者衆矣奚有于河

按桓公縱欲塞河安得如許土石況塞之保無汎

濫得無欲自廣而適以自害乎緯書中候何足信

也五命中桓公自犯者殊少立孝公爲太子未嘗

易內嬖如夫人如之已耳未嘗以妾爲妻潛邱必

謂康成爲是蔡傳爲非蓋通人之蔽

論語釋文予有亂十人左傳叔孫穆子亦曰武王有亂

十人劉原父謂予無臣母之理婦人蓋邑姜也然本無

臣字舊說不必改

按雖無臣字亦指邑姜爲是予有之文非可加於所尊且舅歿則姑老也

金縢之書其異說有二焉魯世家云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梅福傳云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此皆尚書大傳之說蓋伏生不見古文故也蒙恬傳云成王有疾甚殆周公自揃其爪以沈於河乃書而藏之記府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

欲爲亂周公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爲亂乎此又以武王有疾爲成王索隱云不知出何書魯世家亦與恬傳同譙周云秦既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

閻云按不知出何書索隱指恬引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言非指成王事王氏亦微誤會

按孔壁之古文伏生豈有不見之理特不能見梅賾所上之古文爾若金縢乃今文二十八篇之一非古文也今本書大傳但云成王不楚周公于周

而葬於畢其雷風等語亦見後漢書周舉傳注引
尚書洪範五行傳釋之然則以爲周公薨後者殆
漢儒釋洪範五行傳之異說史記因之而師古註
梅福傳誤以爲書大傳與其蒙恬傳索隱云不知
出何書實指成王有疾事深甯不誤本文故曰上
有臣字則過可振而諫可覺明係蒙恬語而尚待
攷其出何書乎
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史記以丕爲負索隱引
鄭元曰丕讀曰負隗囂移檄曰庶無負子之責蓋本此

晁以道解丕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上帝責三王之侍子指武王也

方云隗囂在康成前豈本康成哉蓋古讀如此　萬云朱子取晁以道之說

按本此之此指史記非謂康成方說誤若晁解則最爲不通雖云朱子取之亦恐有誤且周公何自知後世有責其侍子之事而以揣度上帝乎後世責諸侯侍子恐其反也上帝亦恐三王篡已而責其侍子乎

法言謂酒誥之篇俄空焉愚按酒誥古今文皆有之豈揚子未之見歟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而大傳引酒誥曰王曰封唯曰若圭璧今無此句豈卽脫簡歟

閻云此自雄較書時酒誥全亡與劉向時酒誥僅脫一簡不同一簡者一行也　全云向雄相去幾時閻說非

按東吳王氏尚書後案謂韓非說林篇引酒誥之文以爲康誥蓋當時或有別本將酒誥混入康誥

揚雄偶據其本遂以爲俄空說亦非雄校書天祿正中古文非特未嘗全亡并無脫簡不容據混入之別本酒誥通篇言酒亦不能混入他篇韓非特以其皆誥康叔語故統云康誥耳據法言問神篇云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俄空明指序文而言不然則百篇之書亡者豈獨酒誥乎今書序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雄或因序文不言止酒之意故云俄空歟

康王釋喪服而被衮冕且受黃朱圭幣之獻諸儒以爲禮之變蘇氏以爲失禮朱文公謂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漢唐卽位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也蔡氏書傳取蘇氏而不用文公之說愚觀孝宗初上太上帝后尊號有欲俟欽宗服除奉冊者林黃中議唐憲宗上順宗冊在德宗服中謂行禮無害第備樂而不作可也劉韶美議曰唐自武德以來皆用易月之制與本朝事體大相遠觀韶美之言則文公語錄所云乃一時答問未爲定說也

何云朱子語錄特耻其說發自蘇氏耳　萬云宋史劉儀鳳傳雖是其言竟用栗議按朱子云云實乃至論林黃中之言不可廢也

按此正周禮無可疑者謂爲變禮已非議其失禮尤謬周公制禮必不如唐世奸臣諱國恤不言周公既歿召公見存豈容撥弃禮文備一時之冕服以爲快如蘇言非詆康王直駁周公殆於言樹藝而薄神農講醫藥而譏黃帝也微周公烏知所謂喪服而漫云爾乎三年之喪一脫衰服則爲非禮

不知爲此說者居喪盡能合禮否乎若尊號乃唐世不經之典宋人尤而效之孝宗既立太上之名已正矣尊號之上雖不得已獨不能少竢服除邪韶美議是黃中議非不待智者而後知於卽位之禮毫無干涉王因韶美而疑語錄萬援語錄以庇黃中皆失之若何評則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也

治梁及岐若從古注則雍州山距冀州甚遠壺口大原不相涉晁以道用水經注以爲呂梁狐岐

閻云余仍古注以爲聖經之變例且梁山與壺口止隔一河耳不得謂甚遠

按禹貢錐指呂梁距河百五十餘里狐岐距河三百三十餘里胡氏以爲太遠必從僞孔傳指爲距河五百餘里中隔漆沮涇洛之岐山然滿水經呂梁勝水出狐岐皆入於河汎濫之灾延及三百餘里極不足怪若如僞孔說禹既鑿龍門卽寘河不事西行五百餘里俟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然後轉而治大原岳陽施功無此理紀事亦無此法五百

餘里非遠而三百餘里則爲太遠大約不詳事理以時代先後爲是非實近儒通弊故潛邱明知孔傳爲僞於此復以爲古注而從之

卷三　詩

韓詩外傳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衞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衞女之志則可無衞女之志則怠

按泉水竹竿之衞女皆非爲嫁娶而作此云衞女殆有狐詩序所謂衞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者但

不必云寡婦鰥夫耳

劉原父云南陔以下六篇有聲無詩故云笙不言歌有其義亡其辭非亡失之亡乃無也朱子謂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薛鼓之節而亡之

方云既無辭安得有詩　萬云按孔子世家漢書藝文志王吉龔遂傳皆云三百五篇則餘六篇無辭有明徵矣鄭元始以爲及秦之世而亡之陸氏釋文亦承鄭說

按方說得之攷華黍詩序正義云此三篇既亡其

辭其名曰南陔白華華黍之由必是詩有此字不可以意言也唐人正義大抵失之附和惟此條駁及詩序深爲有見若馬班王龔皆在六篇既佚之後但可云三百五篇無恠也

說文敘云其稱詩毛氏者皆古文也

按說文敘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蓋五經之說不一惟論語孝經止有今古文之分所謂皆者指此二經而言深甯語微誤

卷四　周禮

李泰伯曰內宰用大夫士世婦每宮卿二人皆分命賢臣以參檢內事

按賢臣安有以婦名官者

欽定周官義疏世婦卽三夫人以下允爲定解統名世婦猶外臣統名大夫數止八十四者官不必備也

卷五　禮記

檀弓筆力左氏不逮也於申生杜蕢二事見之致堂胡氏曰檀弓曾子門人其文與中庸之文有似論語子思

檀弓皆纂修論語之人也

按禮記篇名大率取諸篇首此篇第二句檀弓免焉故以爲名耳弓弔於公儀氏孔子尙存而篇內紀魯繆公稱謚繆公之卒距孔子卒一百二年書非弓作明甚必以篇名爲作者則論語第十五篇亦衞靈公作孟子首篇亦梁惠王作乎

孔悝鼎銘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愚按通鑑外紀目錄是年六月丁未朔則無丁亥當闕疑

按目錄本之杜預預本不知推步但就傳文月日

以臆編排有不合則云經誤江愼修謂左氏所書皆晉史晉於上年置閏而魯不置閏其說可信以鼎銘考之則衞亦上年不置閏丁未實魯衞之七月朔故六月有丁亥而四月有己丑也不然續經特地書至孔某卒何緣有誤卽云傳寫之譌而鑄之鼎上者何以亦誤且衞侯之入明書己卯與申生平鄭之殺但書時者不同若衞侯入於閏月而己卯爲聞告之日則天王崩及外諸侯卒皆以赴至之日爲崩卒之期有是理乎

卷六　春秋

劉原父謂何休以不修春秋百二十國寶書三禮春秋朱文公謂二書不傳不得深探聖人筆削之意

閻云三禮二字不可曉窮思似是修爲二字質諸公羊傳疏頗合　全云三禮二字當是三註謂其稿累易而成

按三禮二字當是參理之誤據朱子文集謂何休謂字本作病病其於舊史原文非聖人筆削者穿鑿生義也閻全二解不知出處說成何氏修春秋

又似休曾見二書皆謬

西疇崔氏曰桓十年書五月而不繫之夏昭十二年書十二月而不繫之冬

按今本春秋桓十年五月有夏字昭十年書十二月不繫之冬非十二年

公矢魚于棠朱文公曰據傳曰則君不射是以弓矢射之如漢武親射蛟江中之類按淮南時則訓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則左氏陳魚之說非矣

按君不射指鳥獸而言無妨古有射魚之事但據

本傳之文以駮其義恐未必然

卷八　孟子　小學　經說

止齋曰人多言常平出漢耿中丞顏師古以壽昌爲權道豈知常平蓋古法孟氏言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今文作檢班固食貨志作斂是也夫豐歲不斂飢歲不發豈所謂無常平乎

何云班氏引孟子固謂壽昌之法有自來止齋蓋卽據傳贊駮顏注耳　閻云食人食二語卽下章庖有肥肉四語意集註所謂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耳不必

泥班志　錢云狗彘食人食猶言粒米狼戾耳閻氏好駮朱注獨此條仍申注義與王氏立異其實不然

按顏注及閻說是班固以下皆非孟子方進惠王以王道何但責其不能斂發若奪民時不制民產而但行平糶其視移民移粟得毋以五十步笑五十步乎

鶴山魏氏云唐韻於二十八刪二十九山之後繼以三十先三十一仙

萬云音論廣韻五卷上平聲一東至二十八山未知

鶴山所見唐韻於何處多添一韻

按玉海引集賢注記天寶十四年撰韻英五卷舊韻四百三十九新加一百五十一合五百八十韻一萬九千一百七十七字此文總散不符如合爲五百八十韻則當云四百二十九或云一百四十一如三十九五十一不誤則當云合五百九十韻然其不止於二百六部則同攷二百六部之分據其末則陳彭年等之書有廣韻可證原其初則沈約之舊有約集諸詩賦可證何緣有四百餘部五

百餘部之多深甯引入玉海而不置一詞未詳其解書以竢質　又按獨用同用之註在唐則許敬宗所定見封氏見聞記在宋則賈昌朝移并窄韻十三部見東齋紀事及玉海所謂十三部者蓋并欣於文并嚴凡於咸其嚴韻字又入鹽韻并隱於吻并儼於儉忝范於豏檻并廢於隊代并㷊於問并釅於豔梂梵於陷鑑并迄於物并業乏於洽先時百十七部至是始定爲百八部後又并拯等於迴證嶝於徑爲百六部也

唐儒學傳序文宗定五經鑱之石張參等是正訛文按

文粹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云初大歷中名儒張參爲司業始詳定五經書于論堂東西廂之壁序以參爲文宗時誤矣參所定乃書于壁非鑱石也

按序文未嘗以參爲文宗時也其上文敘祿山之亂繼云自楊綰鄭餘慶鄭覃等以大儒輔政云云然後云文宗定五經鑱之石張參等是正訛文寡寡一二可紀蓋儒學傳三卷詳於初盛而略於中唐以後故特著明之言參止此一事不能立傳既云一二則此二句非一事可知特參非奉勅所爲

臣不可先君故先言文宗後言張參耳綰相代宗正參是正訛文之時鄭覃相文宗則定五經鐫石之時也深甯誤以此二句爲一事故云參特書于壁非不知後來有石刻閻謂深甯未見搨本亦誤

卷十一　攷史

戰國有兩公孫宏一在齊爲孟嘗君見秦昭王一在中山言司馬憙招大國之威求相與漢平津侯爲三韓子曰公孫宏斷髮而爲越王騎是又一人也

萬云按容齋四筆云後漢明帝時有幽州從事公孫

宏交通楚王英見虞延傳又按晉惠帝時亦有同姓名者爲楚王瑋長史見王渾潘岳楚王瑋傳

按晉惠時之公孫宏本是宏字非與平津同名

樂書得神馬渥洼水中爲太乙之歌後伐大宛得千里馬爲歌中尉汲黯進曰云云丞相公孫宏曰黯誹謗聖制說齋唐氏曰按漢書武帝紀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天馬之歌太初四年獲汗血馬作西極天馬之歌而元狩二年春三月丞相宏薨則先元鼎四年已八年矣汲黯傳居淮陽十歲而卒則元封四年也去太初

四年尙六年樂書不亦厚誣古人哉況黯未嘗爲中尉也史記十篇有錄無書樂書非遷之作明矣使遷在當時而乖舛如此不亦繆乎

按武帝紀元狩二年夏馬生余吾水中禮樂志郊祀歌十九章天馬第十凡二首前一首元狩三年馬生渥洼水中作其歌首云太乙況天馬下卽樂書所謂太乙之歌然是年春宏已卒樂書之誤無疑但以此誣宏亦無大不是耳黯卒於淮陽當在元封二三年閒唐云四年徐廣云元鼎五年皆誤

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曰虞左傳正義曰邑姜方震而夢明是邑姜夢矣安得以爲武王夢也薄姬之夢龍據其心燕姞之夢蘭爲已子彼皆夢發於母此何以夢發於父是遷之妄

按夢豈有例可援史遷容或語誤正義駁之亦太拙矣

屠岸賈誅趙氏殺趙朔趙同趙括左氏正義曰於時朔已死矣不得與同括俱死也晉君明諸臣强無容有屠岸賈輒廁其閒如此專恣呂成公曰史記失於傳聞之

差晉宮中自有紀綱不容如此

閻云事之徵信史不若傳傳不若經成公八年大書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不聞有趙朔蓋朔已前死矣

何云程嬰公孫杵臼之事最爲無據疑戰國時任俠好奇者爲之　全云洪景盧亦嘗辨之　屠云按六國世家紀事莫如趙之誣謬　萬云按新序節士篇說苑復恩篇所載與史記同非傳信也容齋洪氏云嬰臼之事乃戰國俠士刺客所爲春秋時風俗無此也元豐中吳處厚乞立二人廟訪求其墓優加封

爵勅河東路訪尋遺跡絳州指太平縣他邱壟以應
詔封嬰成信侯杵臼忠智侯廟食於絳除處厚將作
丞所獲幾何貽笑無極
按二說自可並存諸家抵死闢子長之妄似乎枉
費氣力且非樂道人善之義朔之死固不見經亦
未嘗明見於傳安知非病廢於家以非軍將故不
書其殺乎晉語有屠岸夷奚齊卓子旣殺之後里
克等使告重耳於翟者賈或其後是時晉討弑君
之罪賈爲司寇實掌刑戮容或有之石季龍之剛

暴有司且就懷中奪其子之子而殺之卽其例矣若聽讒而殺無罪何爲竝進讒者而黜之莊姬欲殺同括可矣何故與腹生之幼子爲仇而棄捐已分之田必以處於宮中爲快讒言旣可行於晉侯何獨不能以告變免於從坐祁奚亦當時賢者何以宴然受其田而不辭同佐下軍括佐新中軍於晉侯無纖芥之隙何自疑其爲亂爲亂必有所立當時欲立者何人聽讒之君闇則有之行譖之臣奸則有之未知其明且强也古人多以國邑爲姓

宋未必趙孟之後然旌奬義夫亦是美事何至貽笑無極必從左傳加國姓以中毒之醜然後免於貽笑無極乎嬰臼固俠士何爲刺客鉏麑則誠俠士刺客矣何獨不云春秋時無此風俗乎

孔子世家王文公曰自亂其例

按史記之例嘗宰制天下則爲本紀關於天下大局則爲世家其時未有以黜陟爲褒貶如說春秋者紛紛之論義門云例不可議是也

張釋之傳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張廷尉事景帝歲餘

爲淮南王相洪氏曰漢百官公卿表文帝即位三年釋之爲廷尉至十年書廷尉昌廷尉嘉又二人凡歷十三年景帝乃立而張歐爲廷尉則是釋之未嘗十年不調及未嘗以廷尉事景帝也

何云此論審　萬云按通鑑於文帝前三年書是歲釋之爲廷尉兩漢刊誤補遺據本傳謂是後三年以表爲誤而通鑑失於訂正非也

按釋之爲廷尉實後三年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說是表及通鑑及洪何萬說皆非據傳釋之爲騎

郎十年不調中郎將爰盎知其賢請補謁者盎於文帝卽位始爲郎中後乃爲中郎將而釋之拜謁者僕射後爲公車令中大夫然後由中郎將爲廷尉三年之內安有如許遷除釋之爲公車令劾奏太子梁王不下司馬門按文帝十五年梁孝王來朝釋之劾奏蓋在此時若三年以前則二年始置梁國封懷王安有入朝之事釋之爲廷尉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見釋之持議平結爲親友條侯爲中尉在文帝後六年然則釋之爲廷尉在文帝後三

年承廷尉信之後至景帝元年爲淮南相而廷尉歐繼之蓋傳雖無歲月而排比事迹不容有誤表則史公不載九卿班固犄踈誤以後三年之事入前三年固其所耳

卷十二　攷史

武紀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降置五屬國以處之注不載五屬國之名原注表云三年攷之地理志屬國都尉安定治三水上郡治龜茲天水治勇士五原治蒲澤張掖治日勒此武帝初置也若金城西河北地屬國置

於宣帝時不在五屬國之數

閻云桉日勒止載都尉治不云屬國其西河之美稷乎注可見　萬云按閻說與陳元粹注錢文子補漢兵志合考宣紀五鳳三年始置西河北地屬國故王氏不數西河之美稷又按匈奴傳張掖屬國都尉郭忠擊匈奴是張掖已置屬國都尉矣書此俟詳考

按地理志張掖郡下注云故匈奴昆邪王地則日勒都尉爲屬國可知陳閻二家未觀此注徒見金城北地郡下皆無屬國字獨西河之美稷有之故

明知其置在後而不能不以此當五屬國之數也

但張掖郡有三都尉何以知爲日勒而非番和居延蓋番和下注云農都尉治則非屬國都尉居延下但云都尉治而後漢志張掖郡外有張掖居延屬國注云故郡都尉安帝別領一郡是居延爲郡都尉與郡守同設於太初元年在元狩置屬國之後十七年張掖屬國都尉之治日勒可知深甯考據之精如此

卷十三　攷史

蘇章借故人以立威其流弊遂爲于禁源懷

閻云按于禁斬平昌豨時豨已降源懷劾于祚元尼

須僅罷官亦似有別

按三國志冀州平平字連上文讀下云昌豨乃姓

昌名豨謂豨姓平昌者誤

王導之孫謐授璽於桓元謝安之孫澹持冊於劉裕此

朱子所以歎嗣守之難也原注無忝乃祖一陶淵明而已淵明大司馬侃之曾孫

閻云兒子詠有辨附注於此曰自昭明太子誤讀陶

命子詩遂作淵明傳曰曾祖侃晉大司馬不知此詩

原陶姓顯於漢初功臣陶舍直至晉有長沙公出六章方挽到自已祖考更參以贈長沙公詩序云祖同出大司馬大當作右卽舍果眞出於侃此襲公爵者方爲吾從祖昆弟之子豈得曰昭穆旣遠且侃廬江郡尋陽人淵明尋陽郡柴桑人址貫亦不同家譜多不足信余因援正史及所自著詩正之如此又曰按淵明孟府君傳君諱嘉娶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十女此豈稱其曾祖之辭耶　錢云據淵明命子詩其爲侃之曾孫確不可易且沈約宋書已云曾祖侃

晉大司馬矣休文修史在齊永明之世豈始於昭明乎陶舍始以右司馬從漢王後以中尉擊燕代封侯使淵明追稱遠祖舍當云愍侯必不稱右司馬也左右司馬漢初軍中微末之職淵明豈不諳官制者乃略其重而舉其輕必不然矣閻氏於史學本非專家又徇譽兒之癖詒誤後學非淺

按詠辨可云謬極錢駮是極宋書晉書南史皆云侃之曾孫不知三者而外更以何者爲正史乎引陶詩序而改大爲右則所引乃改本陶詩何以爲

自著乎史學固非閻氏所長地理實其專家當侃初仕時尋陽縣屬廬江郡故爲廬江郡尋陽人及永興元年分廬江之尋陽武昌之柴桑立尋陽郡是時侃年四十九當爲尋陽郡尋陽人及義熙八年省尋陽縣人柴桑是時淵明年四十八故爲尋陽郡柴桑人閻氏於此亦不一檢尋而云址貫不同又不知從祖昆弟之子爲族昆弟又謂淵明自有祖不藉侃而後重然則非其祖而援以命子其異於崇韜號泣汾陽墓者幾何而陶肯爲之哉孟

府君傳秉筆時自當云陶某第十女編集者易之耳

卷十四　攷史

新史論張公謹之抵龜曰投機之會閒不容穟鄭伯克段于鄢春秋所以紀人倫之大變也曾是以爲投機乎晉欒書將弒厲公召士匄韓厥二人皆辭太宗臨湖之變問李靖李勣二人皆辭靖勣賢於公謹遠矣

何云博謀英衛無乃機事不密當時自府僚數人之外未必參同新史仍二人家傳虛詞耳

按太宗所以致人倫之變是根本上之差此時不可不謂投機必束手待斃亡其身而即亡其家國天下未爲賢也不得以欒書弒君賊比若二李正未可竝論勣一言喪邦始終止是一無賴賊乃許敬宗李義府之流烏知所謂人倫者哉新書二李傳不載此事衛公此時權檢校安州大都督太宗即位始授刑部尚書烏從而問之安州今安陸府唐史發潛謂武氏之起袁天綱言其貴不可言李淳風云當有女主王天下已在宮中此必武氏僭竊之後姦

佞之徒神其事

萬云宋藝文志張唐英唐史發潛六卷今佚

按張說極是此特其謀僭竊時籌火狐鳴之說宋祁無識載於袁李傳而謂淳風諫太宗不濫誅爲方技中之卓然有益於時者尤極可恨如其所紀已在宮中太宗所親愛則既明知爲武氏矣以朝夕侍側之人知其數十年後當受終改姓殺子孫且盡然而王者不死不可殺也殺之則更生少者而子孫無遺類是視天爲剛很自用與人爭勝若

無道主之所爲且使數皆前定則子孫有遺類與否亦前定也淳風敢以是欺太宗而太宗遂謹守其天下以待此人受終長養其子孫以待此人殺戮有是理乎信如斯言淳風生前漢之季必助莽後漢之季必翊操而史氏亦皆謂其卓然有益於時也

唐宗室宰相十一人林甫回程石福勉夷簡宗閔適之峴知柔傳止云九人蓋不數福宗閔

錢云李福使相非眞宰相　萬云宗室宰相傳贊唐

宰相以宗室進者九人林甫姦諛幾亡天下李程知柔在位無所發明其餘以材稱職號賢宰相云云

按宗室表定州刺史房有麟相肅宗表注遺之而數福表但云福同平章事不云相僖宗錢說得之傳贊九人則遺麟及宗閔知柔而數福也贊云李程和柔萬誤和爲知知柔仕凡四紀常爲宗室冠非無所發明者

藝文志員俶大元幽贊十卷開元四年京兆府童子進書召試直宏文館李泌傳云開元十六年員俶九歲升

坐詞辯注射帝異之年歲皆不同蓋泌傳所載本鄴侯家傳當以志爲正

按開元四年俶之祖半千猶未著籍京兆其時亦無宏文館之名作十六年者是家傳敘事容有夸大之詞紀年則出於其子之手不容有誤泌生於開元十年卒於貞元五年年六十八不能移向開元四年也

唐配帝皆一后唯睿宗二后昭成明皇之母開元四年升祔此失禮之始也

按以前皆后所生故無竝配耳必沾沾於此則以前無失禮而宗廟不血食者十餘年何如失禮之猶瘉與

蕭遘與其子三兒生日詩曰吾家九葉相盡繼明時出唐史云自瑀逮遘凡八葉宰相此云九葉宰相世系表梁貞陽侯之後有鄴相宣宗

萬云唐表蕭氏宰相凡十人遘詩不數至忠唐史不數至忠與鄴

按詩及史皆云葉葉者代數非人數也瑀下一代

無宰相三世有至忠四世嵩五世華六世復鄴七世俛倣八世寘九世遘史不數無宰相之一代故云八詩并數之故云九爾至忠與嵩父同十八世祖之兄弟稱皇舅房餘皆齊梁房鄴與復同十世祖之兄弟其八世祖爲貞陽侯明梁武帝之兄子餘皆昭明太子之後瑀爲昭明之曾孫嵩瑀兄之曾孫華嵩之子俛倣爲從兄弟皆華之孫復華弟之子寘復之孫遘寘之子

孔戣爲華州刺史奏罷明州歲貢淡菜蛤蚶之屬原注見昌

黎集元稹爲越州復奏罷之原注見白樂天集　蓋嘗罷於元和而復貢於長慶也

閻云按稹奏狀云海味起自元和四年而九年以一縣令論罷十五年復令供進若孔戣奏罷則在元和二年當云一罷於元和二年孔戣再罷於元和九年某縣令三罷於長慶二年元稹也乃合鄉邦故實

按此二事新書本傳皆有之不獨見韓白集昌黎集注引眉山孫汝聽良臣曰元和九年六月以戣爲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即奏罷蚶菜之

年後三年憲宗猶記其事特用爲嶺南節度又三年正月穆宗卽位復令供進在長慶未改元之前元云以一縣令論罷或孔公據華州屬縣所論而奏罷之闇以孔之奏罷在元和二年誤甚元奏狀明云起於四年安得二年前已有乎推尋其故乃是誤讀昌黎墓誌誌云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諫議大夫加皇太子侍讀改給事中權知尙書右丞明年拜右丞改華州刺史所謂明年乃權知右丞之明年也孔爲諫議大夫劾纖人

李涉留吐突承璀已是五年後事安得爲華州刺史於二年乎

廣德元年十一月太常博士柳伉上疏請斬程元振於是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東坡謂及其有事且急也雖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疎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新唐史程元振傳云太常博士翰林待詔柳伉上疏以翰林故事攷之伉是時爲學士非待詔也伉以博士在禁林職近而親不可謂賤且疎

何云唐時翰林待詔凡山人僧道皆是非官名　又云對仲父而言之則爲賤且疎矣王氏特著之以激後之爲詞臣者也

按唐之翰林學士亦非官名內宴則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雖對仲父言仍不可謂賤且疎東坡特據程元振傳以爲待詔故云然耳

唐鑑曰人君觀史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房魏爲相總史事其父彥謙長賢皆得佳傳況不如房魏者乎

何云按第十三卷所載長賢非有溢美況僅附見魏收之後耶　全云彥謙不過賢其先見耳

按隋書彥謙傳頗佳不第賢其先見長賢傳則惟見於北史非鄭公所監修雖在魏收之後而各自爲篇非附見義門所謂第十三卷則但據此書也

卷十五　攷史

晁景迂謂今賦役幾十倍於漢林勳謂租增唐七倍又加夏稅錢通計無慮十倍

按二說均未可信漢唐租賦不能減於十一加十

倍則盡取之矣豈宋之民皆終身枵腹者乎

卷十七　評文

歐陽生哀辭閩人舉進士由詹始史因之黃璞閩川名士傳其前有薛令之林藻攷之登科記信然

按唐人鄉貢試於禮部則爲舉進士藻貞元七年登第詹八年登第而三年前已舉進士有名令之擢第於神龍二年距貞元初八十年其時未有福建之名昌黎文不誤

劉夢得文不及詩祭韓退之文乃謂子長在筆予長在

論持矛舉楯卒莫能困可笑不自量也

按此論字似謂譚論

文選安陸王碑云奕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奕秋見孟子儲字未詳蓋亦善奕之人注謂儲蓄精思非也

按碑文下句云取睽之妙流睇未足稱奇蓋以流對取儲對思注未爲誤沈文格甚卑特取對仗整齊若秋儲是二人則於流睇爲不稱矣

澹菴云韓安國不能几賦罰酒三升王子敬詩不成亦飲三觥一詩一賦豈足以盡豪傑之士

按子敬此時年方十歲賦詩不成未足恠也

宋明帝紀胡母顥專權奏無不可時人語曰禾絹閉眼諾胡母大張橐禾絹謂上也

按禾絹字不可解宋明帝諱彧或當時取黍稷彧彧之義以禾稈目之與稈音涓麥莖也

南豐序禮閣新儀則指新法

何云南豐不附新法禮閣新儀序皆發明禮之當變殆不指新法也　全云其中亦有指新法者何氏讀之未詳耳

按序言古變爲今正與新法之强欲變今爲古大相柄鑿深甯非不知南豐不附新法亦非但其中有指之者已也

文心雕龍云論語已前經無論字晁子止云不知書有論道經邦

何云論道經邦出於古文尚書未可以詆挫彥和也

又云劉彥和或不讀古文尚書　又云書中議對篇卽引議事以制

按彥和梁人安得不讀梅賾之古文尚書此特偶

然失記耳議事以制則亦見左傳非但周官

卷十八　評詩

出瞿唐峽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摶扶注不解五雲之義嘗觀王勃益州夫子廟碑云帝車南指遁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於太甲酉陽雜俎謂燕公讀碑自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訪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華蓋以下卒不可悉愚謂老杜讀書破萬卷必自有所據或入蜀見此碑而用其語也

按碑文此係開首四句其下云雖復星辰蕩越三元之軌躅可尋雷雨沸騰六氣之經綸有序則此四句不過汎言星象比聖人之道於天謂治亂雖殊道終不變耳北斗七星在辰巳二宮及三台星之上故云南指云中階遁者循環運轉之意華蓋六甲在酉戌二宮之上故云西臨皆舉垂象之大者言之有何難解若一行所說出自何書開闢以來無位聖人有幾夫子生時有是祥與否北斗建午則是初昏太陽何由得在南方就令月與五星

雖不見而實連珠合璧於南方北斗又何緣建午乎

眞文忠公曰杜牧之王介甫賦息嬀留侯等作足以訂千古是非

按王詠張良兩見皆未見其訂定是非之處牧之詩實高於摩詰然摩詰作詩時本事如是雖牧之當此亦只能作如此語未可以其爲終身之讖而譏其學有淺深識有高下如珊瑚鉤詩話所云也

鴈湖注荆公詩於明妃曲漢恩自淺胡自深人閒樂在

相知心則引范元長之語以致其譏

按二句言恩有淺深其不知心一也人多誤會且感恩知已韓文分爲兩事正詩意所本如謂明妃遠嫁爲樂何以上云垂淚下云可憐乎元長不知詩徒見安石後來決裂遂於語言文字吹求謂如此則劉豫不是罪過然明妃是奉命和番劉豫豈曾奉旨投拜乎雖奉命如燕子之仍是大逆此與香山少作黃金贖蛾眉之語同一擬不於倫也鴈湖謂詩人務爲新奇而不自知其言之失然范公

傳致亦深矣此仍是未知詩意而作此調停詩誠不易注哉

致堂曰韓退之賦石鼓曰孔子西行不到秦故不見錄孔子編詩豈必身歷而後及哉信斯言也車鄰駟鐵胡爲而收之也

按車鄰駟鐵編詩者之所收昌黎正恐人謂陋儒指孔子故須著此兩句致堂本不知詩難與言也柳文云王氏子著論非班超不能讀父兄之書而方徼狂疾之功以爲名

按定遠撫綏絕域勝孟堅之媚竇憲而隕身牢戶多矣安得以狂疾詆之

卷十九　評文

甯皇服藥赦文陳正父所草也雖不明不敏有辜四海望治之心然無怠無荒未始一毫從已之欲天下誦之謂寫出甯皇心事

何云閻校甯作壽陳作倪　全云閻校亦未可據俟考

按陳貴誼字正父福清人慶元進士

卷二十　雜識

王巾字簡棲作頭陀寺碑說文通釋以爲王屮

何云屮古左字　程云焦氏筆乘續集王簡棲楊用修辨其名爲屮音徹不爲巾亦非也說文竹从兩个个亦作箇據字簡棲知其爲个耳余謂簡棲於巾字屮字並難通於个字亦費解姑從其說然此等處斷宜闕疑

按以字簡棲度之角巾棲遯簡於應接巾字爲近徐氏說文通釋作屮或別有據若作个則杜撰不

通無解之甚矣可從也屮自音徹古左字隸作ナ

何說亦非

王簡棲頭陀寺碑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注云魯莊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瑞應經云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脇墮地卽行七步蓋陋儒之佞佛者傅會爲此說

按瑞應經四月八日夜是一句明星出時是一句明星之出每日有之若明字連上讀當云星不見或云星沒不當云出也句讀且不知佞佛之徒其

陋若此

後周武帝廢佛道教其子天元復之唐高祖廢浮屠老子法其子太宗復之天元不足論也太宗亦爲之何哉何云馮定遠云唐以老子爲祖那得廢其法當時只是沙汰僧尼道士耳

按唐高祖紀武德九年四月辛巳廢浮屠老子法六月庚申秦王殺建成元吉復浮屠老子法厚齋本此綱目則云沙汰僧道義可相通乾封元年始尊老子爲元元皇帝高祖何由知四十餘年後有

不肖之孫將以爲祖而不廢其法乎雖其時微太宗亦終不能廢要不得謂其事爲子虛烏有耳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握蘭軒隨筆及其他三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張嘯天謝增綬）

章

G五三三一上